

## 巫行

### 虎

她以為堂姊那種生物仍然存在，只是換了個模樣，她習慣了。會走動的東西，會呼吸，會佔據曾是堂姊愛的沙發，把皮都輕輕劃開，裡頭的彈簧海綿碎屑成古老港口旁的房子石階上，那木柱土角在缺乏人氣照應下的蒼老脆弱。

得輕輕推開那木門，她和堂姊常去的餐廳就位在宛如那樣時光裡的老屋，儘管樣式只是五六十年前的樓房，廁所在屋外陽台上，業者小心翼翼地用一扇薄到不能再薄的現代木門，細木條像樹枝插在盆栽那種藍綠色圓形淺容器裡，慢慢枯萎成無法長出根部去攫住的窘迫模樣。也許，一開始就沒有想留住什麼的念頭，老屋的陽台背靠背依偎在一棟老舊公寓的後邊，廚房全向著老屋排放油煙，餐廳因此在原本矮小的陽台欄杆外加裝了一層透明塑膠布去阻擋，風因此任意不起來去粗暴對待那扇幾乎不存在的木門。唯一，在晚飯時間拉開後，才顯得有些風轉圓後的微涼。一樣是拆掉厚重木板換上薄得連鎖都要用力壓的現代三合板木門，那原來待在陽台上的廁所，該是狂風暴雨就該撐傘進入的老舊廁所，有了塑膠透明布的庇蔭下，地上還換了舒適的新型馬桶，洗手台下可能有個隱藏的櫃子，磨石子般貼皮在應該只有水管撐著洗臉盆的原始狀態。

那就是過去的模樣。

她上廁所的時候，總會想著堂姊在餐廳裡的時光，究竟都跟她說些什麼。

照鏡子時，她覺得自己根本不似自己，靜脈血液在昏黃的燈光下，越發烏青色捧著她的雙頰，這讓她的顴骨更加深刻在鏡子中。

那還在一樓座位上等待的堂姊呢？

皮膚白皙、眼型狹細，還一臉溫和，一身黑得發亮的化纖絲感長版上衣，唯一突兀的是那黑且肥厚的雙唇，她可以想像她堂姊是如何在樓下肢解起，幾朵香菇和生菜、番茄那種東西，她堂姊雖吃素，用餐時老愛吸吮指間殘餘的醬汁，像是喝著自己的血。

她有時候會低頭看看自己的手指，然後不慌不忙選擇用餐巾紙去擦。

堂姊望了一眼。

眼珠處在比較下方的位置。

她覺得她堂姊是在盯著她的手，靜脈浮出得相當明顯。

她不由自主打起冷顫。

那時，她又會去廁所，安安靜靜坐在馬桶上，一遍又一遍想起，她和堂姊之間的關係——

一直有訂單經由傳真機溜進來。

「不可能，我不會再作這行了。」堂姊在她耳邊咆哮。

「可是這麼多錢，不賺可惜。」她慫恿著堂姊。

儘管她堂姊早已經拿出了大垃圾袋，開始把桌上的紙片全都掃入。

她不死心地緊抓住堂姊的手，說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他們可都是死人耶。」她堂姊大吼。

「可傳訂單進來的，都是活人。紙紮是良心事業，是療癒事業，是教導仍在

世的子孫要緬懷往生的親友，這可是功德一件。」她說完急忙把紙片從垃圾袋中撈出。

她堂姊極力搖頭，面露痛苦。

不是這樣的。她本身頭搖得也很大力。

她根本不知道紙紮是什麼東西。

母親牽著她的手走進去時，她曾想打電話報警過。「喂，我要報案，有人誘拐小孩，地點在……」她母親的右手搖起她的左手，像是在逗著她玩，撒嬌，柔性勸阻，一種適當地誘騙，她母親成功說服她走了進去——那些人的手沒有停過，他們像是在為她塑像，用紙那種東西，貼滿許多金色銀色的貼紙，她看見有人摺了一個和她當時身上一模一樣顏色款式的洋裝，那人還抬頭睨了她一眼，她趕緊把身子藏在母親一襲白色衣物後邊，她還試著用幼小時期的手指去捏，捏出一小角，以防自己走失，在那狹長木桌的通道上，一排兩排三排，幾間紙厝在桌上、甬道中，如街區，她走過了什麼人的家，她透過三樓的窗口看進了裡頭有款式唯美的梳妝台，床組很歐式豪華，衣櫃還大得佔據了那層樓板的三分之一位置，剩下三分之二是床，梳妝台貼在牆壁上，浴室設備在外邊的陽台，有玫瑰花貼紙被置放在陽台盆栽上。

那裡沒有點心。

可她覺得自己就是故事書裡那變大變小的主角。

她那時還不識字，圖片上，她看著主人翁一下子頂到房子的天花板，一下子連桌腳都爬不上去，她在紙紮屋面前也是。如果她可以把頭伸進去，透過剛好跟她那時的頭相當大小的門，她一定可以頂到那紙屋的每層樓屋頂，但她不能那麼做，一樓的木門半掩，二樓的落地窗沒有完全推開，三樓只有一扇通往浴室的小木門，她可以把手伸進去，但她確信裡面並沒有蛋糕飲料那種東西，但她仍十分好奇那些不能吃的貼紙——全有種螢光的影子繞在邊緣像是每樣東西都通了電，持續發光著，彷彿每一天都只有夜晚，急需要點燈。

白天去了哪裡？她想問些問題。

她回頭。

她不知道母親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她開始在原地轉圈，那些忙著貼貼紙的人，一個一個紙偶，有裹著真人衣服的，有小小一堆像是士兵般玩具，全都有著白白的手和腳，白白的臉，穿著古代衣服的，和她穿一模一樣洋裝的，也有她幼稚園同班同學那男孩的穿著，就是送她玫瑰花的那個男孩。僅是一朵插在雞蛋糕上裝飾的塑膠玫瑰花，那玫瑰花的顏色就和她眼前所見的紙偶們全都很搭。

她第一次哭了。

她從來不是很愛哭的女孩，打針時從來不哭，生病發燒也安靜在醫院吊點滴，她知道她母親會在點滴吊完時出現，她母親會在她打完針後出現，她母親——在紙屋面前，她不知道母親什麼時候會出現。

大她六歲的堂姊把一個小小的紙偶塞入她的手掌心，輕聲對她說：「這一個沒有貼僕字，妳愛把她當成誰，她就是誰。」

那是個手腳臉龐都被塗成膚色的紙偶，身上穿著蕾絲洋裝。

她當時抬頭望了一眼那所謂的堂姊，那大女孩正牽著一隻白腳黑狗離開她的身邊，她從此追了上去，再也沒離開過。

那隻狗叫小貓。  
堂姊家不能養貓。  
她記住了。

她學貓咪叫的時候，會很小聲，然後那隻狗就來了，會安靜一如貓的習性撒嬌在她身邊，小貓在的時候，堂姊就會在，她感到無比的安心，伸手就去摸那名為小貓的狗，把牠當成貓般輕輕拂過一身黑毛，卻短硬得有時候會把她刺醒，然而她還是會選擇相信那是隻貓，只是靈魂錯置在狗身上。很久以後，她把所有的狗都當成貓，再也不記得貓是怎麼樣的動物，幸好她堂姊家附近從來沒有野貓，她們總是很放心地在紙紮屋工作室內，和一隻名為貓的狗相處，便當吃不完的時候，就把那些飯菜都拿去餵流浪狗，正確說來，在她的眼底，那是一群流浪貓，牠們全都津津有味啃著骨頭，吃著肉末。

眼前所見究竟是貓還是老虎？她目前盯著的那個生物，她還是假裝在看電視，在和她堂姊一起住的公寓裡，她堂姊在她讀大學的時候買了公寓，從此她和她堂姊一起住，遠離了她伯父、她父親、她叔公、她姑表弟。她和她堂姊也把小貓帶上，那隻名為貓的狗，時常慵懶被她牽著到處走，她用很細很彈性的繩子，以最輕的動作去引領牠，只因為牠體型太過龐大，她跟本抱不起來，一隻如老虎般大的貓，儘管牠叫做小貓，牠偶爾汪汪叫——「別告訴我，你看見了什麼。」紙紮工作室內的同事通常會為此感到興奮。「生意就要上門。」很低沉的聲音在幾棟紙紮屋間盤旋，有些剛糊了第一層的紙，那沒裝飾過的牆壁還薄弱到震動了起來。

她會想到不好的災害，她趕緊搖頭，她唸《心經》，她不知道該迴向給誰，她徬徨的眼神老是被她堂姊所捕捉，她堂姊搖頭示意她別在這裡做任何無謂的事。

她畏懼的瞬間會因此消滅，成為一杯涼了的茶，她鎮定地望著那隻白腳黑狗還是白腳黑貓，老一輩人口中的陰間使者，一隻地獄守門犬，她會去抱起牠，她會帶牠去洗澡，她想洗掉牠那四隻腳的白色，感覺像是被什麼法術給附著了，她想起工作室內的人都會唸一種咒語，那些紙紮人就不會跑掉，會永遠在紙屋裡頭，照顧他們唯一的主人。

「蓋那麼多房子，哪有那麼多地？」她問過她堂姊。

「所以，還會有人燒地契。」她堂姊回答她。

「是偽造文書？」她問道。

「有憑有據。」她堂姊答。

「芭樂票。」她說。

「總會有辦法。」她堂姊回應。

「像公寓這種東西。」她說著。

「也許喔，都更，以屋換屋，以坪數換坪數。」她堂姊煞有其事說道。

那就是她如今居住公寓的由來。

那生物的由來呢？

祖厝後來成為公寓大樓，她住在某一層樓。紙紮工作室離祖厝有些距離，那

裡是她伯父買的房子。裡頭住著一群很不愛說話的親戚，他們鎮日就是動手在組裝紙紮物件，包含智慧型手機、A r d u i n o機械人的控制板、微電腦、樹莓派、晶圓、工廠、民宿、餐廳、手工藝零件等等的生財器具。

她問她堂姊。「不是去享福的嗎？」

她堂姊習慣叫她聲小笨蛋後，一臉彷彿要說出什麼重大祕密的神情瞅著她許久。「有賺錢，搞不好才能庇祐子孫。」

第一次，她發現原來死後的世界，不一定會有天堂存在。

虎就那麼大搖大擺佔據她堂姊的位置，靠在三人座沙發上，把那裡當貴妃椅般躺著，時睡時醒，時而跟她搶遙控器。她會大聲斥責那虎。「小貓，還不回房間去。」那虎會怒視她，神情像極了她堂姊罵她是小笨蛋的模樣。虎根本不理會她的兇言惡語，好似她原本薄弱的聲音變得比紙還透，連電燈泡光束都可以穿透，看見那根本不緊密的纖維，只要輕輕一拉一撕一碰觸就會……虎還是按著遙控器，離開的永遠是她，她會進入她那仍停留在國中少女時期幻想的房間，把公主蕾絲蚊帳放下，坐在充滿玫瑰花圖案的床鋪上，拿出小小紙偶和她記憶中那生平第一次收到玫瑰花的塑膠麵龜紅顏色很像，與她母親給她穿過的某件小洋裝顏色很像，以及那些紙屋裡的螢光色牆壁吊飾很像。她貼上那紙偶的咒語，僅是兩團腮紅在紙偶的雙頰。

沒有文字。

沒有正確貼在紙偶背後。

她確定自己不是紙偶的主人，但至於紙偶是她的誰，她也沒法子去定一個關係在那紙偶身上。

紙偶是自由的。

她覺得自己並沒有那種自由。

仍舊在紙紮工作室幫忙，只是利用了網路讓紙紮製品更加多元更好銷售，那便是她的工作，廣告、美編、新聞稿（客人如果有需求的話）、展品，她疲累站在紙紮屋旁的時候，活像是真人版的紙偶，她沒有她手掌心上那紙偶的兩團腮紅，臉色也沒呈現自然膚色，是一片慘白從額頭到頸項，連手腳都是，她面無血色地靠在還沒施過咒的紙屋，她是裡面的奴僕，她不是紙屋的主人，卻不屬於一家，而是很多屋子裡的鐘點女傭。她急得把每一棟紙屋送出去，這樣她就無需再協助那些紙屋內外的亡者生者，然而等著她的，又是另一棟紙屋訂單出現。

她累的時候，總會拿出她那隨身攜帶的小紙偶，會特意遠離紙屋工作室，如遵守室內空間不抽煙的規定，她離那邊很遠很遠，用走的，去離紙紮屋有五六個紅綠燈的便利商店，她會蹲下，她會真像掏出菸來抽般，拿取著口袋裡的小紙偶，有時候，她覺得那紙偶是她，她是紙偶的替身，她不知道紙偶為何會出現，她存在這裡的目的地……一切都像是那虎，虎為什麼在她家，是在她和她堂姊的家，她一點頭緒都沒有。

虎沒有什麼特別要求，她和虎在一起的時候，也不會因此感到虎的存在。那生物是如此安靜無聲，待在自己的喜歡的位置，虎習慣的房間，她堂姊的房間，吃著她煮的麥片粥，等她忙完了一間又一間紙屋的訂單，她煮蔬菜燉馬鈴薯，她還煮了牛肉，她問過虎想不想吃，虎沒有看那陶鍋，虎愛喝番茄湯，她煮的番茄湯總依照堂姊的喜好，全然蔬菜的甜味，沒有任何人工調味料，她把自己愛吃的海鮮另外煮，她舀一匙螃蟹的鮮美味道加在自己的番茄湯裡，虎依然沒有看她。

她有時很慶幸虎是吃素的，有時又有些懷疑，如堂姊這麼多年來為何都沒逼自己一起跟著吃素……她想了又想，虎說想出去走走，她不知道自己該拿起堂姊的大衣，還是小貓的繩子。然後，虎會吼了一聲，她關燈，她鎖門，虎在等電梯，她按了電梯，虎跟著她一起坐電梯。虎跟她直走入中庭，她挑比較少人走動的走道，她在看監視器，她會停在子母車旁，看住戶習慣走的那條花園小徑，有幾個人經過垃圾，她在沒有庭園照明的暗處，虎在她的身旁，她回過頭看虎，又看看燈光下的人們。她繞路，她帶虎從機車道走出去，保全在汽車道那邊指揮，她帶虎離開公寓大樓，她和虎走在國小的人行道上，那裡有很高的黑板樹，那邊的地磚全被樹根撬起，她小心翼翼走，虎很輕盈地走，好似她堂姊踩著好高的細跟高跟鞋也可以平穩上下樓梯。她卻連穿平底鞋走平路都有問題，她的腳掌很厚，她的小腳趾上趾甲是兩片狀，一片大一片小，她的身高不高也不矮，她的手腳比例較長，她的眼睛很圓很大，她的皮膚黃褐色，她有一頭漂亮的自然捲大捲髮，她雙眼皮，她臉成蛋型……她堂姊的臉只要一嚼口香糖就會變方，她堂姊單眼皮，她堂姊有一頭直髮偏栗色，她堂姊的皮膚相當白嫩雙頰有自然桃紅，她堂姊的眼狹細，她堂姊的身材比較一比一，儘管有一百七十公分高，她堂姊的腳很薄，她堂姊的腳趾很長很直，穿什麼樣的高跟鞋都能爬山奔跑……她回頭看看虎，她發現虎的身型很修長，腳掌大而厚實蜷曲的模樣很像她的腳趾，虎卻優雅行進，她走得畏畏縮縮還常翻船拐到腳，她走路常莫名其妙跌倒——她見虎彷彿把眼前的路都當成了自己的世界，虎走得很自在，她越來越像是小貓，真的小貓，躲在下水道的貓，找不到出路的貓，需要有人把排水孔的蓋子打開，她像是那種貓，她記憶裡的貓，會真實喵喵叫，她是那種人家不喜歡的全黑色獨貓。

虎身上的顏色卻會發光，尤其白毛特別柔亮，像雪紡紗白裙在淒清的風聲下飄，她是影子，虎身上的棕色毛幾根如落葉，風吹著大樹，樹不為所動，但樹下的藤蔓，那藤花的紫色是越發淡白，而她仍是幾片稀疏葉子的影子，她看得見雪紡紗裙應該美得在空中飄逸，她覺得那白色應該是快樂得飄起。但虎身上的柔柔亮光卻在棕色下暗自努力發光，於是那白就成為被壓抑的白色，棕色毛的驕傲枯枝絲毫不予理會——她走得很慢，虎身上的白毛成為她的指引，枯枝般的棕色和焦黑後的顏色還在大樹上傲慢看著，虎的眼睛直視前方。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該看著前面，往前邊的方向行去。

白色的虎毛則猶如船，擺動著，風吹動的，船緩緩向前行駛，她也只好跟著船開去，好似那白毛就是燈塔，她注視著。

風吹過樹下，樹不想談起的，她抬頭就會看見。

一隻死貓吊樹上。

她是一隻跟著河流漂泊的狗。

毫無行動能力的狗。

她想起諺語所說：死狗放水流，死貓掛樹頭。

（狗貓一死都不能接觸土地的地氣，要不然隨時會變成妖怪，導致狗不能轉世為人，貓在七七四十九天後復活。）

她做過許多人型紙偶，最近也接寵物訂單，她叔公堅持除了貓以外。她稍早剛黏好一隻紅龍，一隻昂貴的紅龍，她累得眼睛都只能撐開那細緻手工鱗片般大小的寬度，她被鱗片貼紙閃得眼冒金星，她一回家又被虎耍得團團轉，在虎出現的七七四十九天後——虎竟然提出了自己要出外走走。

一些傳聞。她聽過的，幾個客人聊起一個朋友的遭遇。

大野狼化作的妻，在牛肉麵店裡和某位朋友互望，大野狼顯得很自在，倒是朋友一臉踟躇不安，興許是知道大野狼的真面目，所以不敢懈怠……如果大野狼發作起來，朋友覺得起碼要能保護自己，也要能保護其他人安全逃開。一想到大野狼，那某位朋友忍不住就捏了把冷汗。「我肯定我老婆確實還在。」

失蹤。

死亡。

有人會發現嗎？

她終究和虎去了夜市吃宵夜。

眼前的堂姊，其實是虎化妝。

城市裡的虎會引起眾人恐慌。

看虎搔搔腦袋，拉拉衣裙，還笑開懷直對她說：「這素牛排飯還真好吃。」

她試著用笑容壓抑恐懼。「你喜歡就多吃一點。」

「你真是個好人。」虎化作的堂姊朝她一笑。

她不由自主地渾身雞皮疙瘩掉滿地，心想：堂姊可不曾如此溫柔話語對她……堂姊習慣一邊滑著手機，一邊指使她去點餐去拿餐具去要水去付賬。

虎以堂姊的臉卻對她點點頭，還滿意地咕嚕咕嚕喝起免費的芹菜蘿蔔豆皮湯，嘴裡嘖嘖嘖，不時發出聲響讚嘆道：「這好，這好……」

「這真的那麼好喝？」她禁不住脫口輕聲問道。

沒想到虎的聽力相當好，牠動了動堂姊的耳朵。

她仔細瞧。

牠那原本一對又大又毛的耳朵就快要顯形啦。

她趕緊伸手去摀住牠的虎耳，直叮囑著：「別激動，別胡來，小心你的虎耳朵會露出來。」

虎頂著堂姊的頭，很溫馴柔和地輕輕點起頭來。「妳真是個好人，什麼事都為她想。」

她為虎想？

是為堂姊的模樣若突然長出一對虎耳，而感到麻煩？

她是為她自己想？

也沒多想……

純粹是怕虎嚇到大家。

如果，這是她的夢境，那起碼擔驚受怕的，只要她一個人就行。

「妳帶她來吃的這家店，這食物，這味道，這一切還真好。」虎輕聲說道。

她緩緩鬆開牠的耳朵，心裡卻一直看著堂姊的臉，而不是虎的瞳孔，暗自說道：「如果堂姊也是這樣，該有多好……」

「妳這麼啦？」虎問。

有過那麼一刻，她感動到不能自己，不斷喃喃發出細碎的聲音。「如果這是堂姊該有多好……」

「妳在說什麼啊？」虎問。

她微微搖晃起腦袋，試圖想要清醒過來。「你覺得這家店好吃？」

「的確很好吃。」虎還開心得把長長舌頭往嘴唇外舔了一圈。「這味道真讚。」

「她也這麼覺得。」她說。

「那妳真幸運可以天天來吃。」虎說。

「你也可以天天來吃。」她以為自己在跟堂姊說話。

「我？」虎左思右想，牠撩起了裙子看看大腿處的長毛。

她趕緊伸手去壓制牠的動作。

虎直點起頭。「瞧，她應該不能天天來。」

「如果你住在我家，我就天天帶你來吃。」她說。

虎直笑。「我只是路過。」

她莫名感到心慌。「住下來吧。我應該以前就認識你了，我想我們會是很好的朋友。」

「以妳堂姊原本的模樣？」虎問。

她搖起頭。「只有出來吃飯的時候，再裝扮成這個模樣。」

話一說完，她趕緊拉著虎回家。

一天看見堂姊的一個笑臉，她就心滿意足了。她暗忖著。

邊拿著竹筷子剔牙，虎邊和她走回家。

一路上，她有些擔心會被社區裡的老人家看見。

誰知道他們會不會瞧出些端倪。

她只好拉起虎狂奔，虎好像覺得很好玩，便伸出長長的四肢開始變成牠拉著她跑，動作很快，她幾乎是離地的狀態，在那所有人影都因為快速動作而模糊的街道上，她和虎，他們像是一道黑色的陰影，宛若低空雲朵飄過，一道冷空氣下壓。

她氣喘吁吁開了門，虎激昂的情緒似乎還停不下來，牠直是在客廳裡轉圈。她喝了口水，檢查起門窗窗簾都有拉上後，才對虎說：「這下安全了。你可以完全脫下你的裝扮，變成你原來的模樣。」

虎點起頭，趕緊衝進廁所開始刷刷洗洗了起來。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在客廳那昂貴牛皮沙發旁，專屬於她的木椅下醒醒睡睡，一直聽到廁所傳來的水聲，嘩啦，嘩啦，她偷偷笑著。「堂姊不會這樣，堂姊是很規律的人，用多少水，花多少錢，過什麼樣的生活……堂姊向來有自己的

一套標準。」

她心想：很像是喝醉酒的堂姊，可她堂姊，從來就沒有在她面前喝醉過。

虎在她家，虎成為了堂姊……好像是一場很長的夢，在天快亮的時刻，她一陣尿急，趕緊從木頭椅猛然坐起衝去上廁所，卻看見一個老婦人坐在她家的馬桶上，她瞬間放聲大叫。

只見那馬桶上的老婦人，穿著一身灰灰的粉棕色套裝，腳上還踩著黑色繡珠花布鞋，頭上還挽了個很古老卻乾淨俐落的髮髻，細看，那靠近耳際的灰白色髮絲裡還插了朵，結婚時長輩會戴的那種紅花。

是社區裡什麼人的親戚走錯地方？

她仔細觀察起那老婦人的模樣，頭很小，五官適中，鼻樑偏高，顴骨也跟一般人比起來略顯較高，臉上的皺紋不會很多，手上的老人斑則像咖啡漬痕大塊大塊地印在老婦人的雙手手背上。老婦人看起來睡得很安穩，不時還從鼻子發出絲絲聲響，伴隨著一次較大的呼吸聲後，老婦人因空氣壓縮而往頭骨凹進的臉龐，看起來像是兩道好大的黥面。一陣呼嚕呼嚕，老婦人再次因為空氣的作用下，把自己的臉頰從口腔中給吐了出去，轉換個姿勢，老婦人頭輕輕搖晃後安安穩穩地發出些唏哩唏哩的聲音，隱約有什麼正從老婦人的胸腔甚至是更深的地方，緩緩被運輸出去。

她趕緊到堂姊的套房房間裡去上廁所，蓮蓬頭水聲嘩啦啦。

外邊天色逐漸從深藍色到灰藍色，接著灰粉色映滿遠邊的山頂，她在一片灰濛濛的清晨裡走出，只屬於堂姊的觀景陽台，第一次觀看起大廈以外的寧靜舊社區，原來是如此隱密在城市裡，好似附近的新狹窄豪華別墅和新的依樓層方位分高低水平公寓都是樹林——沒有任何人的老奶奶走丟嗎？她都快以為自己是小紅帽了，但出現在她家的，明明是虎啊。

周休二日，附近鄰居都睡得相當好。她嘀咕著：「難道是附近巷子，其他街區……」她站在天台環顧四周，一圈兩圈三圈……清晨還在眾人的夢裡打起盹，她也忍不住呵欠連連。

「可能是作夢吧。」她喃喃說完，拉上玻璃門，把清晨的陽光都關在陽台外，順手拉起堂姊的遮光窗簾，她一個人摸黑走出堂姊房外。

她想，在廁所裡見到的人，應當是虎才對。

開始沿著通道尋找。

什麼虎，她連一根虎毛都沒找到。

只好鼓起勇氣，真開了門，往面對飯廳玄關的那間廁所探尋，深呼吸，她定睛一看。呼嚕呼嚕的，可不正是虎嗎？



她趕緊將虎搖起來。「你睡在這裡做什麼？」

虎揉揉惺忪睡眼。「妳是誰？」

她大吃一驚。「你不是昨天的虎嗎？」

「我是虎。」虎答。

「昨天和我吃素牛排飯的那一位？」她問。

「昨天以前我還是虎，但我不記得自己有吃過飯。」虎說。

「你昨天以前是虎，那你現在是什麼東西？奇怪，你明明不是還跟我說，很想天天去吃那家店的食物。我還特別帶你回來卸妝，好讓你今天晚上能夠再裝扮一次，我們又可以開開心心地一起去吃東西。」

她一說完，虎把虎掌放在她頭上，「咦，沒發燒啊？」

她不解地輕輕搖晃起壓在虎爪下的頭。

「妳是不是在說夢話？」虎問。

她答：「你明明就有說過。」

「很可能是另一隻虎。」虎思忖後回答。

「另一隻？」她大笑。「怎麼可能。像你這麼特殊會說人話還會化妝成人的虎，怎麼可能還會有另外一隻。」

「是訓練有素。」虎的眼神像是要她去相信什麼。

「什麼？」她問。

「我們是被人特意訓練的。」虎說。

「所以，你是虎嗎？或者，你是人？」她一臉茫然問起。

虎搔搔腦袋。「妳可能有些問題？我想，妳該尖叫。」

「為什麼？」她問。

「因為我是虎。」虎張開雙掌放在她的頭兩旁，直像是扮鬼臉般朝她大吼一聲。

「我不怕，因為我外婆就是虎。」她說道。

「啊哈，你猜對了，那就是我的原形。」虎說。

「所以你真的是虎，這世界真有許多人扮成的老虎。」她面露驚奇，然後又搖一搖頭說道：「是老虎扮成的人。」

「妳是老虎嗎？」虎問。

「我當然不是，我只認識你這隻特別的虎。」她搖頭說完，然後把虎拉進她的房間，接著從一只很舊很脆弱的棉布背包拿起一個鐵盒，她恭恭敬敬打開，然後遞給虎，一張女人的相片。「還有這一隻，但在我認識她之前，她早就已經升天。」

「有兩隻虎，可能還不止……」虎喃喃。

「好吧，隨你怎麼說。今晚，我們再一起吃素牛排飯。」她像是與故人重逢般喜悅。

不用工作的日子，她睡了好長好長的一覺，當夜幕低垂，她趕緊催促虎去換

裝。

「喂，快一點，晚去就沒位子啦。」

虎抱著她早上買的洋芋片，吃得喀喀響，還一邊看電視笑得肚子震動得像人造浪般規律。

「喂，快一點。」她叫喊著。

「什麼啦？」虎的眼睛沒離開過電視。「這好笑，這好笑，我喜歡這個……」

「快一點，我們還要去吃晚餐耶。」她說。

「吃什麼晚餐，我吃洋芋片就行了。」虎答。

「不行，我得出去吃才行。」

「那妳自己一個人出去。」

「不行，我答應你住下來的條件，便是要你陪我去吃晚餐。」

「好吧。」虎將洋芋片的包裝袋往垃圾桶一丟後，拐到廚房洗完手，便大搖大擺地走了出來，「都弄好了，我們走吧。」

她搖搖頭。「你還沒化妝。」

「我已經化好了啊，很新潮吧，最新的虎裝扮。」

「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就這樣出去？」

「有何不可，穿虎裝比較炫。」

「得裝扮人才行。」她無奈地嘆了口氣，動手想要去拿些相片給虎參考，心底還想著：這年頭是怎麼回事？有數位失憶症，有少年失憶症，有老人失憶症……現在連動物都有失憶症。

「不好吧。」虎突然發出女聲尖叫。

她靈機一動。「那就還是扮成我堂姊的樣子吧。」

「萬萬不可。」虎顯得很驚慌。

「現在又是什麼情況？」她問。

「我不能是你的堂姊。」虎的聲音越發低沉。

「只是假裝。」她說。

「我是不可能假裝成人的，因為這身裝扮已經是我最好的樣子了。」虎說。

「你這樣會嚇到人的。」她說。

虎指著自己的頭說：「可這只是個套頭動物裝而已。」

她不禁納悶。「你是假扮的虎？」

虎點點頭。

「那你的原形究竟是什麼？」她問。

只見虎怯生生地說：「我，我……」牠緩緩褪下了一身皮衣，露出一身穿著灰撲撲的粉棕色套裝，最後將頭套拿了下來，一個老婦人再度顯現在她面前，還發出濃痰哽在喉頭多年的聲音說道：「我是你外婆，很久以前就死掉的那一個。」

她彷彿記起她堂姊是怎麼消失的。

據說，是某天下午，有人一口氣下了四十九件截然不同內容和地點的古怪訂單之後。

她堂姊還想說：「我不想再接那種古怪的 c a s e 了。」

「怎麼了？」她問她堂姊。「妳不是有錢就想賺。」

「失控了……」

那聲音好像是她堂姊說的。

或者，接電話的人明明就是她自己，一如往常，她跟她堂姊說：「我這個月不想要過勞死。」

她堂姊還是一臉見錢眼開的樣子。「要死，也得帶著錢一起死。」

她覺得那訂單的確遭到某人的拒絕。

叔公向來跟她們說：「m i n 通黑白舞（不要亂搞）。」

一直以來，叔公反對她們堂姊妹接些稀奇古怪的訂單，尤其排斥現代流行產品訂做，她叔公老說：「那裡沒有那麼快更新。」

她心情不好就會回嘴。「那就去下載，就可以更新了。」

「老的，還沒下去，新到的，又帶些古怪玩意兒，早晚出事……」

她覺得叔公老了，常常講些她根本搞不清楚的話。

「貓死了，在樹上掛七七四十九天，魂就散了。」她想那麼回答她叔公。

多半，在紙紮工作室內，全部的人會習慣安靜，好似那裡原來一個活人都沒有，全都是紙人的世界。

那虎是不是妖怪變的。她驟然驚嚇跌坐在堂姊專屬的三人座沙發上，雙腿早已發軟到無法站立。

是狗妖還是貓妖。她暗忖後，想起叔公教的那些咒語，對鬼有用，對妖有效嗎？她得把什麼從土地拿走，先隔絕地氣，魂散了，什麼法子都沒用。七七四十九天，可以成妖，可以升天，也可以從此消失不見。

什麼在土地裡？

她一邊想著咒語，一邊緩緩往虎身上靠近，只見那虎又是虎了，身上的白毛猶若揚起白帆的船慢慢在海上飄動般。

虎是要往左，還是往右？她思索著：鬼那種東西不都在樹下聚著，眼前這又是哪來的妖魔鬼怪。神明不是也還在樹上看著。一起躲了。神就不是神，鬼也不是鬼了。

「別在想那些故事了。」她趕緊搖晃起頭試圖保持清醒，那虎便轉眼又成為了一名老嫗。

一陣咒語聲，倏忽間拔地而起，在她眼前成為劍一般的東西，直飛了過去。

## 鳥

她們是不一樣的人。她心裡明白。

在和堂姊一起住的房子，什麼時候又多了個紙偶，一副老態龍鍾的模樣，身上貼著紫紅色綢緞般和黑色亮面布料質感的貼紙，大小剛好可以放入隨身包包，猶如身高比較矮的芭比娃娃。

那是尊芭比阿嬤。她看著，那個挽著髮髻，額頭上還別著古老髮帶，上墜著很小很小的玉珠偽裝成鑲翡翠，她順勢摸過那紙偶的頭頂，感覺一整個烏黑亮麗的粗硬髮絲感，一樣是紙質，她想著是否應該替換成更為柔軟和順的材料，又驀地笑得像發現父親的假髮般。

太軟的材質常常被形容像是帽子。

她望著那紙偶的時候，也同樣有如此感覺，無論是軟或硬的質料，在那樣的年紀上。「假的。」她知道連手中的紙偶都是假的，僅僅是一種呈現，在世間的幾天內，接著消失在眾人面前。她清楚說了聲「人」字。至於人以外的，她沒多想。紙偶阿嬤留在堂姊的家中，她揹起一只畫滿熊的帆布袋走了出去。

在鎖門的時候，鋼鐵冰冷的大門映著包包，像是好幾個人的眼睛在看著她。

她習慣了，僅僅只有第一次望見身上包包時，有過一楞，之後她便覺得這包包很適合她，如同工作室內大大小小的紙偶，她感覺，有些一直都在保護她。

今天，是她和她父親一起吃飯的日子。

在紙紮屋工作室以外的地方，她和她父親，他們會一起狂點整家餐廳的餐點，每一次，一個人至少都要花上近兩千元——她在那裡可以把她父親看得很清楚，在紙紮屋工作室內就是不行。她有時候根本分不清楚那些沉默寡言，一再重複同樣摺紙剪紙沾黏動作的人，究竟是她叔公、她伯父、她父親、她姑表弟、工作室內的老尸匠（師）、學徒、臨時工，甚至是男男女女都失去了判別的依據，她姑姑、隔壁串門子的阿婆、設計師阿姨、打工的大學生……有時候連她堂姊和她自己，明明全都是不同長相的人，那高矮胖瘦，那皮膚白黑黃褐，那曬過日頭的臉頰粉紅棕紅黝黑暗沉還是發亮，捲髮直髮黑色栗色多毛寡毛，他們的確幾乎全然不相同，卻能相似成同一個人，一個巨大的人，坐著同樣的動作，和諧著各部位的舉動，形成毫無違和感的生物，駝著背彎著腰在紙紮屋內外忙進忙出，儘管偶爾少了一兩個人，已經消失七七四十九天的堂姊——她在工作室的時候，仍感知到一回頭，堂姊仍在自個兒位置上接訂單，然後叔公會衝過來劈頭對著她們罵。她會引誘堂姊繼續接單。堂姊會命令她持續接單。堂姊只是薄透到像是某種材質，可以用來襯底，可以包覆上什麼……然後堂姊就出現了，堂姊暫時還在紙堆中，找尋適合的身體、衣服、四肢特定材料。

她得繼續盯著那些訂單，適時排單。

那裡和紙紮屋無關，她在一家日本料理店等候她父親。

有點像是跟母親住的女兒，每個月在父母協商的日期和父親見上一面。

她翻看菜單好幾輪了，她也把最近這七七四十九天的事情都想了一遍。

實際，只是這一星期發生的事，是四十九件訂單，同一個人下的，在四十九天間，一天一個成品送出。

她直覺是同行搗亂，要嘛，就是同行在找槍手。

堂姊很瞭解這種事，但堂姊並不在她身邊。

她直覺父親也許可以給她些建議，如她仍是鄰桌那個大學生。談話間，她知道那個女孩正在連鎖餐廳打工，女孩遇上了些麻煩的人事問題，那女孩的父親正嘗試給中肯的意見，雖然那對父女多半在吃東西，用生魚片的油脂把兩張嘴都塞得鼓鼓滿滿的，那味道很鮮甜，剛死去不久的魚，還有溫度，那血管輕鬆剝離後，連魚骨都可以整副取下，無須一根刺一根刺慢慢挑……那父女想必還在享受那種關係的新鮮感——雙親僅僅離婚兩三年吧。她暗忖著。

自己和父親吃飯的模樣，是已經各說各話的她，她的父母，他們又分開了幾年。

她把菜單放下，早已經決定好懷石料理的套餐品項，起身預備離開檐廊般木板設計位置，她的棉布長版上衣連身洋裝厚度去掃過圓形草編坐墊微微離開了原來的放置地點，她回頭，看見兩份菜單，她所描繪的父親是什麼模樣。清瘦的臉龐有中年失婚後的返老還童，鮭魚肚子開始消失，皮膚鬆弛又被倒退的時間給挽救回去，回到婚姻之前——她和她父親，她想像中那個清心寡慾，據說專注於紙紮創作的父親，她母親曾說過的父親樣貌，得有很細很巧的手才能把精細零件做好，她的手腕和她父親的手腕，不相上下，一個黝黑，一個黃褐。唯一差別，父親四肢的瘦長，一直隨著歲月流逝而漸層加重比例，她仍似是個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她和她父親就如同隔壁鄰桌那對父女。不相同的，是她和她父親他們早已經歷過太多的無數的每個月這種單獨聚會，而致使他們父女倆，再也不如隔壁桌那對父女，談著錢，談著近況，談著哪一家餐廳下次一定要去吃，談著男朋友，談著許許多多彼此正在發生的故事，儘管都融在一貫貫的鮭魚握壽司裡，但那是新鮮的魚，油一下子還濃郁得化不開。不像她和她父親，他們各自咀嚼著不一樣的魚肉，那些較為清淡的，一口就化掉的，如他們所說的話題，他們會談的，他們不會談的，然後就是一杯杯土瓶蒸下，上桌時的蓋子拿下來當杯子後，那湯很快就會涼掉。她母親是何時消失的，她包包裡的紙偶材質或許可以依此判斷出年代。

今晚，她父親並沒有赴約。

是第二次。

上次，中途失蹤。

這次，已經過了兩小時。

像是有什麼也斷了，過去曾經失去過的。

她怔怔站在父親家門口，離伯父所蓋的透天不遠，那是祖傳下來某塊地所因此獲得的某間公寓。她數著，她爬著樓梯，到達第四層樓時，她驚覺到父親所居住的公寓，大門竟然沒關。

有關還是沒關……她的腦海開始出現紊亂，是她打開的——穿透，還是她父親根本就忘了關，或許是他父親女友忘了鎖門——她好像真的正打開著什麼……是車禍後遺症，她父親究竟昏迷了幾個月，一年還是一個月，誰能告訴她，她父親還是她車禍後的生活究竟哪一天才是真實存在過的。

「救我。」她直往她父親家裡走。

迎面所見，是塵封多年的殘破景象，到處是蜘蛛絲，是很脆弱又不密的那一種，地板上更是充滿著乾掉的蒼蠅屍體、蚊子屍體、蟑螂屍體等等一大堆失去生命的昆蟲，她趕緊打開窗戶，讓陽光和新鮮空氣衝進來，消滅起她眼前的腐敗。

父親只是不打掃。她暗忖著。

一邊小心翼翼問道：「有人在嗎？有人在嗎？」一邊推開她父親最愛的和室，裡面有一套她父親自己組的音響。人不在裡面，只好往主臥室去，雖然她父親大部分都是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床鋪很乾淨，只有空氣中的水氣和灰塵凝結在灰藍色的床單上，她趕緊看看主臥室裡的廁所，沒人，只有漏水的水龍頭，偶爾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咚，嚇得她以為自己正私闖民宅而主人剛好回來。

主臥室裡的梳妝台倒是很凌亂，她坐了下去，看見一顆大鑽戒竟躺在一堆保養品的說明書裡。

她不禁心中一怔：父親去哪了，他女朋友又去了哪？

（究竟又是哪一個女朋友？她一想起來頭就痛。）

沒拿走鑽戒……不會是殺人了吧。

她趕緊往客房裡去，卻什麼也看不見，雜物堆滿地板，一塊泛黃床墊擱置在牆腳邊，她摀著口鼻想要離開，卻踩上一堆書信，上面全都還沒有貼郵票，像是她父親寫給自己的。

她緩緩坐上地板，一封一封信閱讀起。

都沒有超過一頁，上面簡短各寫著。

「妻死。收藏品全都複製，另訂保險箱一個。」

她父親在簡短的文字上劃兩條線。另寫道：窗景是星星。

「又一個女友離開他。一方面，她們說他的工作太恐怖；另一方面，她們又希望能和他趕快結婚。撫恤金。」她父親一樣在文字上劃線，以打叉的方式，再寫道：生就是死，死也是生。

「家中突然出現一隻鳥。」

她父親沒劃線，也什麼都沒寫下。

她暗自說道：「她家還有一隻老虎喏。」

她父親還寫道。

「鳥跟我說：很多人都不是真心的。

我跟鳥說：這世界哪還有真心。

鳥不以為然，直要我去實驗。

我真做了。

用一顆鑽戒，用一句謊言。

又一個女友離開我。

我問鳥說：你為什麼要拆散我們？

鳥直回答：當你同意我所說的試驗，你就已經在破壞一份愛了。」

她翻著又一頁文字。

「一直跟我說愛。鳥好像是我那些前女友，卻又不大一樣。我問鳥：愛是什麼？鳥直是開始唱歌，唱我根本聽不懂的歌。」

她又翻了一篇。

「這情況究竟持續多久？自從我女兒開始說那些我根本聽不懂似天語的話之後。鳥好像在勸我什麼。該告訴我女兒嗎？我在一個女子的身上爬了起來，驀然又看見那隻女友們都看不見的鳥。」

她看著父親寫的。

「鳥還是鎮日唱著我聽不懂的歌。可是，我卻莫名感覺到，如果是我女兒，她一定聽得懂。」

（她搖搖頭，她覺得父親車禍後的那一個星期，在醫院裡的七天，她似乎忘了什麼。）

她開始陌生起眼前的文字，暗忖著那是否真是她父親的筆跡。

「好像一開始就只有我和鳥。我們得繼續待在這種地方。像籠子一般。很多人都在籠外。」

她覺得是自己寫的。

「昏睡了多久？好像有點明白了什麼。我問鳥累不累，鳥只是一直唱歌。」

握著一疊紙張，她嘗試合理化什麼，如同過去仍是孩童的時候。

「今天和女兒見面，我感到很開心。身上的鳥味，不知道她聞出來了嗎？鳥

跟我說得在十二點前回家。」

她父親又寫下。

「我問鳥為什麼？」

鳥答：因為過了十二點之後，外邊的人就看不見你。

我應該驚訝，卻很平靜如乖巧孩童遵循老師的建議，僅僅微微問道：這麼快就會消失？

沒奢望過鳥會回答。

鳥直是唱著歌。

我則在十二點前離開居酒屋。

一點的時候，我還有回去看女兒是否還在那等我，有點想跟女兒再去續攤。

結果女兒倒在那邊，早就醉得不醒人事。

我只好離開，在真沒有半個人瞧見我的時刻。

就在那瞬間，我望見了女兒對門那種東西看了一眼，像是發現了什麼，她相信或者不相信，最後還是不勝酒力。」

下一張，她眼中真實的父親形象。

「鳥開始唱起不一樣的歌了。我曾經試過要逃，但最終還是回到公寓。我不想就這樣，我還是轉頭就跑，從樓梯一路往下，我想找出口，卻望見每個和我交往過的女孩，她們都在樓梯旁等著電梯，一個又一個，一層又一層，她們想往上，我正在往下。」

又一張，有關於她父親記憶。

「一直待在一座花園中。往下是四通八達的水管路線。我不能就這麼跳下去。也不能明目張膽從花園走下去。更無法從那些被回憶淹滿的地下室潛水而出。我只能待在這座空中花園，等花期結束的時候。」

她這才開始慌張了起來，那是醫生的叮囑，還是母親的吩咐。

有關於她的父親。

她丟下手中的信，把頭抱得很緊，她試圖釐清自己的思緒，才驚慌地再度搜尋起鳥，不，是她父親才對。

亂收留動物的結果。

她父親呢。

消失不見。

有一個透明的，她的父親。

誰看得見……她似乎曾在上個月的居酒屋裡看過一個她父親的頭卻是鳥身的大鳥漫天飛舞在她四周。

她大叫：「父親，父親，我在這裡，回答我！」



突然在廚房的方向，她竟然聽到嗶嗶嗶嗶嗶嗶的聲音。

隨手拿起她父親家的拖把，心想：不會是那隻詭異的鳥吧。

她想過如果牠貿然飛過來，她一定會將牠當成棒球狠狠地揮出去。

嗶嗶嗶嗶……她慢慢走過了廚房的中島，持續往聲響接近，嗶嗶嗶嗶……。

「我不怕你的，你把我父親還給我，把父親還來！」

嗶嗶嗶……在她面前有個奇怪粉紅色球體正在轉動。

薄薄的膜，微微散出珠寶般的光芒。

一個微弱的聲音從她後頭傳來，她舉起拖把，同時轉身，就要往後面的聲響擊去。

「是我。」

在她眼前，竟是一個全身覆滿羽毛的人。

她拿起拖把呈現防衛動作。「你是誰？」

「是我。」全身都被翠鳥羽毛覆蓋的人說。

「我不認識你。」她的手緊抓著拖把，警戒無法鬆懈的狀態還因此瞬間背部流滿了汗。

「是我。」翠鳥人一再重複。

她只好屏氣凝神，專注聆聽起翠鳥人的話。

「是我，是我……」

很像是鳥叫聲。

頻率像男聲。

有點她父親說話的語調，而且是發燒生病的，她父親聲音低沉時的狀態。

她照顧過她父親一次，就在她唸某大學休學前，她父親直嚷著：「反正也考不好，不如連補考都不要去了。」

她邊拿著退燒藥和開水，邊走近她父親的床鋪。

「如果不想唸就不要唸了，去找點事來做，事情不就解決了。」她父親說。

「哪有那麼容易，考上大學，又不唸大學。」她猶豫了，她原本以為她父親是藉病要她繼續唸她不想讀的科系。

「妳想做什麼比較重要。」她父親說。

（有過一剎那，她覺得她父親病得不清。）

「妳又不是我，我也不是妳，做什麼都在妳……」她父親接過退燒藥。

她那時候幾乎都要脫口而出。「你是我父親嗎？」

終究讓那一問，卡在心底很久很久，從母親在紙紮屋前放手後。

後來，她默默離開那間大學，偷偷轉學，曾經，還因為某些科目，又多唸了一年。

「是我。」翠鳥人說。

「你是我父親？」她戰戰兢兢問。

（萬一又是個會裝成人類的動物……）

「我是妳父親沒錯。」翠鳥人說。

「你現在什麼都不是了。」她說。

「因為羽毛？」翠鳥人笑。

她握緊拖把的手從未放鬆過。

「那裡的東西，或許才會有妳要的父親。」翠鳥人指著粉紅色如燈泡罩的東西。

「那是什麼？」她問。

「妳熟悉的父親。」翠鳥人說。

她仍然不敢大意，貿然前進。

「那只是一個發光體。」翠鳥人像是試圖鬆懈她的防備。

「你騙我。」她根本不願意接近翠鳥人。

「我為什麼要騙妳。」翠鳥人的聲音透露出幾分無奈。

「你想趁我靠過去時，偷襲我。」她說出了自己的假設。

翠鳥人一笑。「我也許現在就可以向妳揮拳。」

「如果你肯讓我把你綁起來，我或許就考慮去看看那球體裡的東西，到底是不是我真的父親。」

翠鳥人似笑非笑地說著：「妳也許可以試著相信我。」

「相信是什麼東西？」她問。

「一種束縛人心最有效的力量。」翠鳥人答。

「我不能拿我的生命去開玩笑，我必須以繩子那樣的物品，牢牢地綁住你。」她回應。

「妳覺得我們之間真的需要那種東西嗎？」翠鳥人問道。

「繩子呢？如果你是父親，你會知道這個家到底有沒有繩子。」她還是沒打算信任她眼前的大鳥。

「只是因為我換個樣子？」翠鳥人問。

「沒有人會沒事把自己裝扮成這副鬼樣。」她壓根子就沒在看翠鳥人，她一心搜尋起屋內是否有繩子那種東西。

「也許我瘋了。」翠鳥人說。

「那就邊瘋邊告訴我，我父親家的繩子到底放在哪。」她以堅決的態度說道。

「妳知道的。」翠鳥人一笑。

「我什麼都不知道，你快說！」她生氣地叫喊道。

「妳還能拿我怎樣？」翠鳥人邊說邊走到主臥室。

此時，她趁機一看，半透明的球體中，果真躺著一個男子的模樣，但臉孔被

埋在雙腿間，她根本無從判斷。

翠鳥人拿起她父親平常跟女友玩的那種繩子出來，「喏，妳要的在這。」

她簡直難以置信。「你就是我父親？」

翠鳥人點點頭。

「不應該是你，不僅是樣子，就連說話的態度。」她提出了疑問。

「因為這是一半的我。」翠鳥人揮動起翅膀般的手。「是鳥和我結合在一塊了。」

「為什麼？」她驚愕地問道。

在父親病床旁，她睡醒醒在兩人房內，另一張床沒有安排病人，她仍是選擇瑟縮身子在很不舒適的矮床上，她靠著牆壁面對窗外，望著附近百貨公司終於暗下了吵雜的燈光。

她闔眼。

她睜眼。

她父親瞅著她，以沒有女性荷爾蒙後那老婦人聲音對她說：「我想出去走走。」

聽見之後，她推著輪椅過去，想像著是自己坐了上去，一群人幫忙攙扶，全都是同一個人所演出的動作，那些她叔公、她伯父……紙紮屋工作室內的所有人，那些男聲女聲都調成同一個頻率，說著同樣的話語，要求同一件事。只有尾音的微微分岔，誰習慣說話結尾上揚，誰講話老是大聲短促，誰唯唯諾諾話語老是含糊不清，她推著那樣的自己和她的父親，穿過幾無人煙的走道，護理長走過的溫度還瀰漫在醫院的白色輕鋼架下，她的動作很輕巧如一隻貓，她那時就很想念堂姊養的「小貓」，那時「小貓」早已走失多天，就在她和堂姊，她們一起看著某個人一天內下了四十九件不同的訂單，彷彿像是在跟他們的工作室宣戰。

有人說，那種看不見的東西，會保護人。

雙面刀鬼（諺語）？

她父親，還是那一整個工作室，也是因此而受傷的吧。

她記得她堂姊退了那四十九件訂單，以無法趕工怕耽誤客人的請求，拜託客人另尋店家協助——她著手糊起像是某種東西的胎體，她覺得那是籠子，中空，是由裡面灌注，還是外邊塑形。她趕著連自己都不知道會是什麼東西的一件作品，以堅固的方式，像是使用牛皮紙在糊獅頭那般，結構起紙紮這行業根本不需要的耐用——剎那間，她很是驚訝。

叔公從她身邊走過，他什麼都沒說，直是對著她搖頭。

（她私接業務。）

那是她第一次清楚感知到，有什麼在不高興。

「為何？」

有人問嗎？她悄聲問起自己。

感覺用著大家的手，行走的是大家的腳，她推著的是大家，那工作室裡的所有人。她坐在輪椅上，她小心拐彎，她父親笑得像少女般靦腆，他回望她，她因此玩興大作，避開電梯，她想去走樓梯，她父親還鼓掌贊同，她父親的眼睛眯得像是螢火蟲微弱的燈光。她彷彿望見了自己的老去，她覺得那輪椅就像是時間，她坐在時光也只能往前去，不管變成幾歲的模樣，會在什麼樣的地方……她推著父親從十樓下到一樓地面，她覺得輪椅是電動的，樓梯那邊有隱形的運輸梯，她按下按鈕。鳥張開翅膀就降落。那是她父親的夢般，她父親的頭垂得很低，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該往哪去。出了醫院後的茫然，只能由急診室那邊再返回，又一次住院的循環，她思忖著。她父親卻以極微小的聲音，說著她父親不會說出的那種字眼，仍是無端請求著：「到真正的街上去。」

她吞吐起那幾個字。「街。」覺得父親應該說：「街仔（閩南語發音）。」然後她父親會指著下市的方向，那個她自始至終都不曾親眼目睹過的市場，就在她熟悉的街道某個紅綠燈下，那裡從她有印象以來，就長著一排透天房屋和市場那種東西根本毫無任何關聯。除了那排透天對面的豆花店和杏仁茶攤，多少會讓她有市場的錯覺，然而她眼前那裡只是一排很少人進出，幾乎不存在住戶的四十幾年透天屋厝……「我都是在那裡約會。」她父親說過。

「現在呢？」

她不清楚自己想問什麼。關於她父親和她母親分開後的交往對象。和那些人都去哪裡約會。究竟她父親心中最想去的地方位在何處。

她父親真的會離紙紮屋很遠很遠的地方，在幾個街區外的便利商店門口，就蹲在那邊抽菸，還一臉茫然望著，她父親自己口中常說的那個下市的街口。

「那裡究竟有什麼……」她喃喃說著。

推著自己的父親，不是自己的父親，那輪椅上的人老是睡睡醒醒，提出她父親不會想去的，某植物園、某動物園、某家戲院、某個公車站牌、某棵樹，那輪椅上的父親講得很生動。越來越像是動物長出一身新皮毛閃閃，待在輪椅上她那父親，感覺腦袋發亮得清晰，一張嘴也透過發光眼睛操控起開開闔闔。「離這裡不遠，妳會開車嗎……」

那些父親問了她很多問題。

她父親是否曾有過，想知道那些問題答案的欲望。

她也只能想到這裡為止，再下去的路，還在她心地下雨，那個望著紙紮屋怔怔找不到半個人的童年時刻，在她堂姊攤開她手掌心之前……那裡始終泥濘一片。

不適合紙堆放置的地方。她逐漸學會避開。

「是整片扭曲交纏的樹籬。」有個父親在輪椅上說起。

她推著那個父親剛走過某人家的小菜園，輪椅上的吵鬧聲猶若孩子，非在當時見到那樣的風景不可——她不買單，他就不走。

歧異點出現了。

她會照做紙紮屋工作室內的每一件事。

把輪椅推到有樹籬的地方，那卻是別人的家門口。一棵樹流出透明泛點粉橘螢光樹汁還新鮮滴著，她要那輪椅上的父親去看，然後跟她父親說道：「樹籬倒了，就只剩這一塊。」

「妳去過嗎？」另一個聲音由輪椅上，開始緩緩往上游，齒輪扳動。

「樹籬在這裡。」她眨眨眼看著沒有路燈的星空，有成千上萬很精細的微弱燈泡在閃。

「我不是問妳這個。我喜歡地面上有落葉，很多很多那一種。」她那某輪椅上的父親說道。

「明天一早就有。」她想到的是清潔工掃馬路的辛苦。

「我是指搞不清楚是泥土還是落葉的那種地方。」那輪椅上的父親還興奮得挺直身軀，他想附耳跟她說話般。「會陷下去的，根本就沒有路。」她那父親笑得一臉天真，好像在跟同學聊遠足出遊的地點。

她多半會停留在公園，她坐在椅子上，她那父親的輪椅在旁邊。「這裡全都是樹。」她嘆了口氣說著。

聲音會再度以各種面貌傳來。「妳結婚了嗎？」「妳幾歲？」「妳有男朋友嗎？」「妳叫什麼名字？」「妳住在哪裡？」「妳有房子嗎？」「妳開什麼樣的車？」「妳戀愛過？」……「妳知道那樹根彼此交錯成地面，是什麼模樣嗎？」

「會跌倒。」妳回答。

「這就是我坐在這裡的原因？」她父親楞楞看著自己。

她不會再讓她父親胡鬧下去。

「我累了。」她說。

她那好幾個父親又變回同一個父親，一如在醫院裡的模樣，睡得一臉香甜。她推著她父親再度循著偷溜的路線，以很隱密很祕密的方式，返回到病房中，她父親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他翻身，他咳痰，他要求喝水……她父親沉默寡言的模樣很像是她母親所豢養的一隻綠鸚鵡，那隻鳥什麼話都不會說，牠只是一直盯著她瞧，直到有一天，她發現綠鸚鵡失了蹤影，籠子裡什麼都沒有，只有被拉開的門，原來牠是在觀察她放牠出去玩時的動作。

她並沒有囚禁自己的父親。

「父親？」翠鳥人笑得好不自在。「我當然不是那種人。」

「你不是我的父親。」她說得很自然。

「所以我應該離開嗎？」翠鳥人歪著腦袋。「那麼，如果以上成立，我想該離開的人是妳。」

「我來找我的父親。」她一臉堅持。

「我說過，那是我的一部分。」翠鳥人張開翅膀，讓日光燈的亮度都通透起他那油亮如玉的翅膀。

「為什麼？所以，我問為什麼。」她問著。

「父親？」翠鳥人搖搖頭。「我本來就不是妳的父親。」

「為什麼？」她繼續問著。

「我為什麼不是妳父親？」翠鳥人露出一臉傷腦筋的表情。「我的確是妳父親，我是這個人沒錯，但我卻不是妳的父親，妳是個聰明的孩子，我想妳應該聽得懂。」

「為什麼？」她反覆問著同一句話，表情卻從驚愕緩緩墜落沉痛，如陷入沼澤，還有藤蔓稍稍纏住了她，她載浮載沉，露出什麼都不願意知曉的神情。

「我只是住在這裡。」翠鳥人回應。

她搖搖頭。「你以前不是這麼說的。你過去都愛吵著我帶你去有古怪樹籬還是樹根盤根錯節的地方，你還越說越高興，就像真去了那種夢寐以求的仙境。」

「那是妳母親住過的地方。」翠鳥人一口咬定。

「你就是在那裡認識我母親的？」她囁嚅著問句。

「我並不認識妳母親。」翠鳥人答。

「但你是我父親。」她回應。

「我也許不是妳的父親。」翠鳥人搖晃起頭腦。

「你究竟想做什麼？」她問。

「妳是指？」翠鳥人反問。

「你和鳥，你究竟對自己做了什麼？」她問。

翠鳥人揮了揮翅膀，公寓內瞬間颳起一陣強風。「我什麼都沒做。」

「看看你現在的樣子。」她顯得有些痛心。

「我？」翠鳥人一臉不解，猶若失憶般，他回過頭去看看這間公寓裡的擺設，他試圖想起什麼。「指的是我女朋友不肯跟我結婚嗎？」翠鳥人一笑。「別擔心，原來她是有夫之婦，還好我知道了，幸好沒鑄下大錯。」

她惡狠狠瞪著眼前自稱是父親變體的人，以相當氣憤卻偽裝同情的語調說出：「你半個孩子都沒有。」

「那能證明什麼？」翠鳥人問。

「你什麼都沒有做。」

她緩緩閉上自己的眼睛，真聽見咒語般的聲音傳來，是很陌生的語言，完全異於叔公所教導的那些，除了節奏，轉折，訴求，咒語想攻擊的目標——她隱約感知著咒語來自她包包裡的紙偶，她沒有任何阻止那紙偶的意願，無論那咒語的終極目標是誰，從土地所聚集而來的氣，透過她的身體，她的腳的確沒有穿著室內鞋，直接踩在她父親家裡的灰撲撲石英地磚，土壤是沿著公寓的鋼筋水泥紅磚

慢慢攀爬，由牆板到地板，使出吸星大法般的能量去奪取那源源不絕的，會讓狗和貓變妖，會讓人變壞。她覺得在她面前的，是妖那種東西沒錯。經過了幾天，難道又是七七四十九天。

她父親呢？

她在母親的身邊只待了四年又一個月，在快要過年的時候，她母親讓她穿單薄的洋裝便進入那忙得不可開交的紙紮屋世界。她沒覺得冷，在母親身邊時。僅是站在那紙紮屋面前沒多久，她頃刻間就凍得直流鼻涕，然後她看見她那時還不認識的堂姊走過了三十六個階梯朝她行來，還遞給她一個溫暖的紙偶。許多年後，她問她堂姊，為何曾經那麼做。她堂姊回答：「這裡其實是七十二層樓，連時間都變慢了，冬天當然也會被拉長囉。」

她望著父親的時候，從來沒有感受過北風吹來以外的季節。

當然，她父親跟所有父親一樣，都會認錯。

在喝完酒之前，在喝完酒之後。在酒醉前，在酒醉後。在有東西可以進入的時候，在東西被迫離開的時刻。在吐了滿地的青黃液體。在喝了收驚後的符水。在天亮，在天黑。

她曾經讀過的那些月曆紙上所寫的字眼。

「我不是妳父親。」

她偷偷看了。

「乖，寶貝，對不起。」

她會發現。

「這是留給妳的牛奶。」

她曾拿過。

「那個錢，叫妳堂姊帶妳去買衣服。」

她也見過。

「我只負責妳到高中。大學那種事最好自己負責。」

她默默在心底唸出。

「什麼嫁妝。靠老爸不如靠錢伯。」

她確認某些月曆紙上有淚滴過的痕跡。

「她還是走了。」

那是她從垃圾筒撿起來的。

「妳會離開我嗎？」

她認識的那個父親，時常都無力抵抗某些東西，以前嬸婆還在的時候，會帶父親半夜去很鄉下的某個地方。她猜想是問神明。然而，她每每都在被驚動後，仍然假寐，直到天亮後父親返回，她會起床一如過去的每一天，為父親準備早餐，然後帶著自己煮好的早餐午餐，乖乖去上學。



## 鬼

翠鳥人代替她父親去到紙紮屋工作室上班，一切都跟往昔一般正常。

在那裡，她從來不叫她父親一聲爸。

翠鳥人也逐漸習慣了，自己這身模樣，他從來就不探究自己為何會變成現在這模樣。想當然爾，他更不會開口主動去問她。他畢竟是非自願性變成白鶴那種東西，他不是本來就是白鶴想要報恩，基本上，翠鳥人認定自己比較像是美女與野獸中，那個倒楣的王子。

她也許是巫。光是這個想法掠過翠鳥人腦海邊緣時，就讓翠鳥人嚇得直打哆嗦。他想起童話故事裡的情節，問了女巫也沒有用，只能接受命運，例如：睡美人一定會睡去，長髮姑娘一定要被抱往高塔……除了森林裡那些愛讓人猜名字的小矮人之外，做了紡織白工後，還得不到報酬。那是因為小矮人不是巫。一得到這個結論後，翠鳥人跟她說話時也不得不必恭必敬。

那是真正的巫。

她看見了，和她心中祖母形象相差不遠，還有點年輕氣息殘餘在臉上，那一對繡過的眉毛，她感覺那是真的眉毛硬被剃掉之後，什麼人畫上去的，感覺像是刺青，卻少了點長期黏附在皮膚上的色素暈染痕跡，除非那女人才新繡上眉毛，在突然預知自己死亡之後。

一個個，工作室裡的所有人都如進入了翠鳥人的五百萬大傘下，或是搭了翠鳥人的便車，以翠鳥人所佔據的，她那父親的身軀——她眼角餘光看著一個個進入，沉默，守秩序，理所當然，全都躲進了翠鳥人羽翼下，猶若共同穿起一件大衣後，便隨著翠鳥人去吃晚餐。

有聽見雨聲，她不以為意地只是把地上的紙紮人偶和房子半成品都拿到翠鳥人的工作桌上放，以防止雨水那種會隨著建築物老去，慢慢滲透沿著縫隙，尤其是屋角那種地方匯集成鐘乳石一開始的模樣往下滴，也可能是一柱小小的水流貼著牆壁直流，然後那高低不平的地板不知何時會成形那一窪窪小小水池。最怕是一個晚餐過後，突然工作室內就成為一座水池，水深及腳踝，及小腿肚，這幾個星期的心血都會成為一攤惡夢糊在眼前，成為人魚那種模樣，還未浸濕的紙偶臉部，和身軀已經泡爛在水中擺動的模樣，每個人偶都在笑，收拾的人往往氣餒地站在工作室內，等雨能不能大到連自己都沖走。

虎來接她下班。

她這才打起精神，把她熟悉的工作室內的重要物品全都墊高，來回巡視了工作室門窗，還移開所有可能吸引水進入的，那些會吸水的腳踏墊、抹布、毛巾、碎紙等等，她打算關燈了，在踏出工作室之後關上門——她習慣回頭去望，好似那是最後一次去記住工作室內的模樣，燈還沒熄，她驀地回頭看了虎一眼。「你什麼時候走？」

虎低吼了幾聲。「請讓我再借住。」

她什麼都沒再說，只是在接近大門口時，盯了那植物早就往生，水還很多的花器一眼。

虎全身毛都聳立。「想把我困住在那種地方。」

她聽完，嘴角一抽。「那是豪華型的別墅，一次一年，住完一年期滿就功德圓滿得以回家，你是想住都住不到。憑你，憑我，你真是太異想天開了。」

「我會走的。」虎說。

「不用跟我解釋。」她直是低頭望著那花器，忽然興起換水的念頭。「向。」虎聽見了，全身抖得像是剛落水的小狗般，急忙把一身毛都甩乾。

「我不會那麼做。」她微微一笑，轉身。「走吧，我們回家。」

那道冷風便是在那時吹入，宛如一把飛鏢射入，釘了什麼在虎所站立的牆壁上，虎是蹲下了，還是瞬間被打回原型；她走了過去，緩緩由虎的影子仍殘存在某方位上的視覺暫留中走去，直到那影像都縮回那壁上的一小點污漬。她伸手去摳，一張薄如古早紙娃娃的人型紙偶飄下，她一接，那紙娃娃一碰觸到她的手掌心，立刻變回她手提包中的那尊老奶奶芭比，她一楞，空氣裡的水珠都即刻被凍成了冰珠，直往她身上猛攻，她猶似被點穴般，全身動彈不得。本能，她試著掙扎，嘗試恢復知覺，讓自己慢慢眼珠可以自由轉動，然後是手指，她把那尊祖母模樣的立體紙偶收進她的包包，和堂姊給她的小紙偶放在一塊，她的暗袋拉鍊一關。她知道是什麼情況，她趕緊打開離她最近那一張工作桌右上角抽屜的底部，一摸一抽一舉起手轉身就往門口去。

「那不是待客之道。」門外的女人說。

她連忙把手放下，咒語也只唸了一半。

「我不是來找碴。」門外的女人又說。

偽裝的笑臉，她仍不敢鬆懈。「請問有什麼需要我為您效勞？」

「那種東西才不需要跟他們大費周章。」門外的女人原本藏在大衣下的冷酷，雙眼瞬間有溫暖的火光微微生起。

她驀地把笑容打開。「那您呢？不是一樣都只是路過。」

「我沒有受傷，也沒打算繼續流浪。」女人說。

「妳嚇跑我的上一個客人了。」她說道。

「那個東西早就好了，只是賴著不想走。」女人說。

「幫我打發上一個傢伙，意思是，輪到妳打算借住？」她問。

門外的女人搖搖頭。「妳不請我進去？」

她遲疑了，手中的符咒微微在她手掌心裡跳動。

「請神容易，送神難。」她叔公囑咐過她。

「這裡恐怕不合適。」她打算拒絕。

「純業務。」門外女人想說服她。

也許她並不是多在意那工作室裡的，指的是不在裡邊的那群人。但她確實在意工作室，尤其是那一個個被她所製造出來的朋友，在貼上僕之前，她一個個小心翼翼地打扮梳理，偶爾有幾個朋友真的住進去了，他們會一起聊天一起喝酒，一起把自己的一生故事都從頭到尾講個明白，也許只挑好的，挑想記住的，挑自己以為是真實的那部份，接著就可以去面對，那三十六層地獄之下，據說是判官的人，祂們會說出人一生的好與壞全都不會遺漏，那些再也不想記起的，早遺忘的，被刻意壓抑下來的，老早丟失的，全都再回來，回到腦袋那種儲存裝置，然後會被一群官還是神的，又被決定那樣的電腦究竟要放置到什麼物體之上，如同組裝機械人、遙控飛機、飛行攝影機、潛水拍照裝置、某種道具……那電腦一被放上去，然後自己又是個人、狗、貓、牛、馬、豬……雞、羊、山羌、鹿、豹、猴熊，被程式設定成得去做那些機械被下達的指令，但還是擁有部分的自己，那原來的記憶，那最初的基因，然後再次改寫程式，成為更優秀，或是更具有生存能力的物種，那所被改良的部分會在下一次突變。

「那是來自地底人所說的故事。」她會這般安慰起那些借住在紙偶上的過客。但面對眼前的女人，她什麼都不想說，只想請女人出去，只因為她的直覺告訴她，她和女人，她們絕對不會是朋友。

「妳怕了？」女人問她。

她仍舊搖頭。「裡邊不好說話。」她說完，在快速按下電源總開關之後，趕緊把工作室的門鎖上，然後作勢要請女人去巷口的早午餐店。

在雨夜裡蒙著大衣出現的女人突然一笑。「那裡太吵了。」

「他們看得見妳嗎？」她問。

「妳不怕被人說成在自言自語。」女人又笑。

她又搖了幾下頭。「他們看得見妳。」

女人這才脫下大衣上的帽子，露出一頭烏黑捲翹的長髮，兩隻圓眼睛轉呀轉地問道：「那妳究竟在怕什麼？」

她依然搖頭，接著請女人和她一起前往巷口。

什麼是必須的……女人一口歐姆蛋後，仍說著自己的需求。「我要做三個真人比例紙偶。」

她拿出筆記本在記錄，順便趁機提問：「您的預算究竟是多少？」

「可想而知，這是多麼巨大的工程，妳怕我付不起。」女人一笑。

她習慣搖頭。她感覺自己只能這麼做，深怕一不注意，那種東西會上了自己的身，那東西以為她自己在主動邀請，那東西會趁虛而入，那東西總需要人去應允，儘管眼前的六十幾歲女人看上去是多麼正常。那女人自稱六十幾歲，身上的配件衣飾也有媽媽風格的感覺，但惟獨那臉是突兀在这一切基本資料上，成為令人可疑之處。「妳看起來很年輕。」

「妳認為我是詐騙集團，我付不了錢，而妳就會賠錢。」女人輕輕笑了幾聲。

「說話的聲音也不像。」她說道。

「像什麼？一個將死之人？」女人說話的聲音輕柔地像羽毛飄落。

（她忍不住去想：眼前的女人或許真是被什麼附身。）

她不動聲色地偷偷打量眼前女人，然後又問：「刷卡還是付現？」

「當然是付現。萬一我馬上就死了，妳找誰去拿錢。」女人說。

「銀行。」她冷冷回答。

「也對。但那銀行就太可憐了……」女人喃喃說起。

「抱歉，我想還是得核對一些資料，得簽合約，這是必要的步驟。」她想儘早結束眼前的鬧劇，心中不斷盤算——那女人身上，一定不會有真正的證件。

女人點點頭。「這是一定的。」

她說道：「這是必須的。」

女人一笑，遞過雙證件給她查看。

她翻了翻，然後在紙上抄寫後，一邊遞還，一邊假裝在記錄合約所需資料，然後反覆把證件又拉回看了一眼，又遞出，重複了幾次以上動作，在最後一次遞出證件時，她順口問道：「那是要預定什麼樣式的，潘佳娘。」

女人完全沒有一楞，耳朵一動，動作一頓等等，對自己名字感到敏感的那些動作全然都無出現，女人直接拿走證件，快速收入包包。

她說道：「妳。」

眼前的女人停止了動作。

她又說：「潘佳娘的喪禮要如何辦理。」

眼前的女人毫無不適地伸過手，眼睛直盯著她的筆記本，然後比手畫腳，指來指去說著：「要盡量白色一點，不要用香水百合，用白玫瑰，或是白色的蘭花，無法摘取到那麼大量的野百合吧。那就用些一樣輕淡高雅的花種，一切都白色的，然後找一些人來，我等一下會告訴妳要找誰來，當然得依那些人的面貌，那是人偶的部分。至於房子，我要喪禮場地拷貝和豪華別墅各一棟——」

她假裝寫下，然後邊問：「都燒給潘佳娘。」

「是的，都署名給潘佳娘。」女人說道。

「妳不是潘佳娘。」她說。

她眼前的女人終於露出心底一楞的倉皇神情，看得出來想解釋什麼，卻又馬上被自己制止了，那女人沒說什麼，只是緩緩把身體都靠近她眼前。

她手掌心的符咒始終都緊捏在右手，左手寫字寫得越來越慢，像是在隨時預備發動攻勢。

那女人自己驀然往沙發椅上一躺，背部緊靠椅背，頭上仰，自個兒說著：「是的，必須是給潘佳娘。」

「妳不是潘佳娘。」她強調。

那女人指了指自己。「她的確是死了，必須給她。」

「妳不是潘佳娘，潘佳娘也沒死，是妳死了。」她說道。

「我還在妳面前，所以一切必須是為了潘佳娘準備。」那女人的臉一沉。

「我不跟來歷不明的人做生意。」她作勢要離開。

「妳必須接單。」那女人怒瞪起她。

她也以怒目回應眼前的女人。

「想單挑嗎？」那女人問。

她什麼都沒有答，只等那女人如果再做出更誇張一點的事情。

那女人真的突然把原本放在沙發椅上的雙手舉起。

她預備。

那女人背一聳。

她心底倒數。

那女人終究只是坐回原先模樣，雙手靠在桌上。

她想唸咒語，她什麼都不想再等，只需要拿出符咒，一驅趕，她馬上就可以回到溫暖的家。

那女人眼睛往上一吊後，接著把頭壓低，一臉好像逼不得已，又有些鬆一口氣的表情。「好吧，事到如今，我什麼都告訴妳。」

她簡直快把耳朵閉起來，如同童年遇過的地底人，他們什麼都不想再去聽人類解釋。她根本不可能嘗試說明，她只是個孩子，她一臉無辜，她迷路在中央山脈裡頭，只因為沒有跟緊母親的步伐，就在某個山洞口，她度過飢餓酷寒交迫的夜晚，直到遠處很深很深的地底傳來些走路的聲響。那些地底人給了她食物，要她離開，她卻坐在原地看地底人發飆發完。然後地底人成為她的朋友，他們一起說故事說了一千零一夜般，直到母親終於回頭把她帶走，帶往父親所在的紙紮屋工作室地域走去。

那是面對敵人最必須的方法……完全不打算溝通，只需要發動攻勢，或是遠遠逃走在敵人無法追擊之地。

她卻坐下來了，還是待在早午餐店裡。她知道眼前那東西，很像是叔公說過的番婆鬼，會以貓的身軀，或是女人的樣貌出沒，然後一把將小孩抓去，只為了挖去小孩的心臟。

「拿來吃，用來煉藥，有什麼功效？純粹好玩，報復，沒有任何原因？」她問過她叔公。

可從來沒有人回答她。

番婆鬼那種東西卻一直在她印象中，成為從來沒看過的真實人物。好像總有一天會遇見般，她則二話不說以符咒，把番婆鬼化為水那種東西，接著裝入原本有清水的瓶子，要插上澤蘭、山芙蓉各式各樣法器，只等七七四十九天，然後倒入海水中……把瓶子洗淨，法器化掉，她的日子就會重歸平靜——壓根子，她就不知道自己的日子為什麼不平靜。

「有平靜過嗎？」她問過她包包中，那個堂姊給她的原始紙偶。

沒有聲音回答她。

她總覺得有什麼在遠處看著她，一直看，從小到大，不管她在紙紮屋工作室內還是室外，除了堂姊在的地方，她才感到終於能鬆口氣。

她瞭解到眼前那東西出現的原因了，因為堂姊不知道跑哪去了。

「妳想聽嗎？」那女人問著她。

她的眼睛看著眼前的女人，心裡還在想著許多逃跑的可能性，只是雙腳沒有移動，意識也緊急關閉，她假裝聽見，實際上沒做出任何回應。

那女人只好起身坐在她的身旁，然後一把將她轉到自己面前，以長輩的慈愛口吻說道：「幾年不見，妳已經長這麼大了。」

（她覺得那開場白很熟悉，有點雷同於她母親和她說床邊故事之前，抑或之後。『妳長大之後就會明白。』『妳總有一天會長大。』……新聞報導說：現在人普遍心理成熟年紀逐年攀高，生理成熟年紀逐年下降……）

那女人摸摸她的頭。「長這麼高了。」

她卻覺得那女人的身軀像是會融化般，在觸碰她的同時，一切都如霜淇淋遇熱，那女人的皮囊正在被褪下，聲音則又回到她對面的位置，開始述說起：「我是妳姨婆，妳不認識我了……」

她聽見了——如果一旦聽信敵人的話，想脫身則會變得更加深陷泥沼。於是，她想了個辦法，把姨婆那樣的字眼釘在了她對面目前空無一人的位置上，像是高掛在半空中，只是兩個字，她什麼形象都看不見。感到安心，她吞了吞口水，又起盤子裡的德國香腸，她很放鬆開始啃咬幾下。

那她身旁的女人皮相已經像是喝醉倒臥在她旁邊的桌上，她還視而不見去拿取那女人所趴下位置附近的玻璃水杯。

「妳還記得嗎？」她對面的空氣一直說著：「我是妳姨婆，住在山上，妳以前小時候，妳母親常常帶妳來找姨婆玩。那時候啊，那時妳母親去工作，也都是我在帶妳的啊。當時，妳還跟我要吃了會乖乖的餅乾，妳還吵著要我帶妳去找媽媽陪妳作伴。妳總在姨婆家，從清晨等到黃昏，從日落時分到滿天星斗。妳還記得嗎？那是個黃昏，太陽橘黃色的光線，正平行灑落在整個山頭，妳從來不畏太陽仍然稍嫌刺眼的熱度，依舊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直直地往夕陽的光線看去。那天，傍晚的陽光，有點像颶風一般，光線一波一波地吹來，不是很刺痛的暴風，也不像櫻花開時的微涼，應該就像一層薄薄暖暖的霧。那真像橘子一般的金黃，又帶著我們祖嬤炒菜時用的那種紅藜，上面那一抹一抹紅色的薄光。位在半山腰的房子，屋瓦也全都像被紫色與金色的雲霧所包圍的那樣，透明又有美麗的色彩……無法離開視線的美麗景象，那就是妳描述給我這個姨婆聽的景象。妳記得嗎？妳還說過，妳自己就是很不怕離開家。」

以一個三歲小孩來說，那是什麼樣的奇遇……就是妳告訴我的那樣美好黃昏裡，妳第一次離開了家，一直朝夕陽沉落的山谷走去，沒有攜帶任何東西，只有

一顆心，一顆好奇且一意想要留住那像琉璃珠所散發出七彩光影的心。妳告訴姨婆，妳想抓住的，就是那昏黃天色的微薄天光。妳想要留住那點光，妳想要用妳的雙手，輕輕摘下那道光，讓姨婆也看看，原來在別的地方，還有一顆能發出薄霧般光彩的珠子，就跟我心愛的寶貝們一模一樣。

那日，妳走著走著，太陽已經落下，那一眨眼的速度，誰也無法跟上。但是妳還是一直走著，沿著白色的路燈走著，直到穿越了一片樹林，妳的腳下，已經沒有道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片亮著紅色、黃色、綠色的低地。妳告訴我，那就是隔壁姊姊說的，山腳下的世界。妳一方面覺得好奇，一方面又有點擔心，眼看著太陽的光線，即將在山腳下的世界消失了，那圈圓圓的橘紅色，那是妳想送給我這個當姨婆的禮物，而它就快要消失了。

當妳失望地看著，腳下一片烏漆漆的世界，紅色、綠色、藍色，紅色、綠色、藍色……妳開始有點想哭，因為妳不僅追丟了姨婆的禮物，還找不到回家的路。紅色、綠色、藍色……妳突然在即將汨出眼淚的眼角邊，看見了一長條蜿蜒蜒蜒的金色，一直迂迴前進著，很像是隔壁伯公早上在田裡發現的大蛇一般，蜿蜒蠕動著。妳揉一揉眼睛，又定睛一看，黑烏烏的一片，幾條金色般的小蛇又像是長線一樣的光束，一直在閃著光芒。妳愣了一下便又開心地手舞足蹈。因為，妳弄丟了第一個禮物，卻又發現了另一個禮物——那像是姨婆的寶貝們之中的那些金色珠子。

那真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對當時的妳而言，顧不得只有妳一個小小孩站在產業道路上的淒涼，妳真的開心放聲大叫：『姨婆，我發現到無數的金色蜻蜓之珠了！』妳就是那樣跟我分享起，一個午後的故事，一個關於妳，妳這個小小探險家的故事。」

那女聲說的很多。

在她耳裡盡量保持在，那女聲只不過都是在說：「妳小時候很愛黏我，妳喜歡吃我煮的筍乾，妳喜歡我醃的梅子鹹鹹酸酸……」

她不會去想，想相反的那些事不過就是在證明她真聽見那女聲飄盪在早午餐店裡的話語。所以她根本無須追究，她自己是不是愛吃梅子，有沒有吃過什麼最好口味的筍乾，她以前有沒有住過山上，她看過平埔族母親身上的琉璃珠否，她母親究竟有多少親戚……那靜臥在她身旁的女人身軀什麼時候消失不見的——她有些驚愕。是在什麼時間點，因為自己的什麼想法，導致眼前一切現狀改變……她相信了，她搖頭搖得很輕微，就如叔公深怕別人知道他早就生病那樣，叔公不自覺搖頭晃腦動出很微弱的頻率，她叔公一直撐著，不想讓人發覺。她現在也得如此，明明在那女聲言語早已傳進她耳裡的情況下，她都不願意輕易放軟，叫某些不清不楚的東西滲入。

她堅持那模樣宛如一幅靈堂前的畫像，無論那相片般的人像原始來自於海

邊、田野、身分證上，後來被改成山靈水秀、鳥語花香、天堂般面貌，那畫中人始終笑著。

那女聲似乎也無可奈何著，緩緩現形，也可以想成是她自己走了進去。

因此，她得以知道那穿大衣神祕女人的真面目，其實是個男人。顯得一臉疲老鬆垮如越生越拉長的絲瓜，穿著一身毛呢大衣上，有細雨滲透的痕跡。那男人一直瞅著原本那女人所吃的歐姆蛋加沙拉還配三明治的餐點，有些感到苦惱。那男人雙手交疊在桌子上，頭一放上，然後低語說著：「我認識那女人的時候，她還有滿臉通紅的模樣，老是靦腆一笑，我喜歡她像隻鹿亂跳在我面前，我喜歡她因此飄動起一頭烏黑秀麗的直長髮，和山邊的瀑布一樣。」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該接話，只好一直想著：眼前的是同一個顧客，所以自己必須去記錄，從潘佳娘方才所說的第一個紙偶，一個女生，長得跟潘佳娘女兒很像的女生，潘佳娘的女兒則是好幾年前就已經死掉。

「那女生和我女兒同年，我記得也不記得。」那男人自己又講起：「年紀大的壞毛病。你們做這行的，有遇過客人反悔嗎？已經蓋一半的房厝，客人又想做別的樣式，有這樣的經驗嗎？要多收錢，還是可以留著給下一組的客人，跟真正的房屋一樣，某一組客人不要，儘管付了訂金，對方想毀約，還是可以留給下一組客人，房仲業者還是賺到。那你們呢？是自行吸收，認賠，還是強迫客人接受，或者付違約金，多加錢等等？」那男人抬頭望了她一眼。「那女生叫做阿良，和我妻同名。那個好像是那女生的真名也是我妻的真名，聽起來像是化名，可能是某某良，但好像就是叫阿良，我必須做一個那樣的紙偶，是我女兒同學的紙偶，因為我想我自己會想念她。儘管是去到了另一個世界，我還是會記住阿良的模樣，和我女兒一模一樣的長相，她們曾一起考高中升大學，一起去旅行，一起找工作，她們什麼事情都一起做。直到我女兒過世之後，阿良就是一個人了，阿良的日子很孤單，到哪裡都是一個人，被上司刁難，被同事誣賴，被前男友陷害，被人騙的時候，在電影院內被鬼片嚇的半死那時……她身旁有過人的。後來，她清明節上香我女兒時仍舊一個人，她像是活在只有她一個人的世界裡，偶爾出現，路旁的小貓小狗會嚇到。儘管她那些前男友抱著她睡覺時，她的確存在於她男友的世界，尤其她某任男友喜歡搞虐待的那些時間點，她和她的前男友們是有交集的。可大部分的時候，她好像還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和全世界的人反方向行走，如大家都走在陸橋上，她一個人在地下道，大家都直直往前走，她卻一個人曲折拐彎蜿蜒在某處，來來回回徘徊在同一個地點，那就是她的世界。」

已經進入了那種東西的領域吧，她望著那男人又變成年輕的女子，然後那男人搔搔腦袋後，又成為男人的模樣……她忍不住開口。「你說的是鬼。」

「我說的是我女兒。」男人的眼睛一吊，睨了她一眼。

「你說的是阿良。」她說。



「我說的是我女兒。」男人的目光低下。

「鬼才會一直存在同樣的地方，還不停看著。」她說。

「那妳又一直看著什麼？」男人問。

「你說你叫潘佳娘。」像是在閃躲，她無端確認起顧客資料。儘管在她眼前的，根本不是一般的顧客，她不應該答話，她不應該接單，她唯一該做的是保持靜默，然後悄悄離開。等明天一早陽光進入那餐廳，一切又會和往常一樣，她做她的紙偶，她等她堂姊回來，然後在堂姊消失不在的日子，虎會一直找上門來休息，她可以選擇答應或是強烈拒絕。

畢竟，鬼那種東西是不會進化的，只會裝扮。

她望著眼前的一切，心裡非常清楚。

「潘佳娘。那是我想請妳製作的第二個紙偶，是依照真人比例的紙偶，她是我娘。」男人回應。

「你叫？」

男人打斷她的問題。「潘佳娘。我要妳做的第二紙偶。」男人從口袋裡掏出，明明是最初來找她的那名女子相片。「這就是我娘。她已經死去好多年，我終於存點錢，想接她來一起住。我預訂的房子夠大嗎？妳有什麼見解？如果要養下女兒和老母，我想寬廣一點的空間，每個人都該有自己的隱私、自己的祕密、自己的一處不透明不透風的所在，我想要那樣的設計……一層樓一個人的房間，那樣會不會太孤單？我娘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我娘並不是怕熱鬧，只是習慣一個人獨處，她老是以為有人在跟她躲貓貓。我說：『是我爹嗎？』我娘根本不會回答我，她最常對我說：『去去去，囡仔人有耳無嘴。』我娘就那麼繼續在她房裡，跟某人玩起捉迷藏，就是那間宛如一整片竹林的大房間裡，有竹子的香氣在飄散，那是我娘的枕頭，我娘的床板，我娘不知道我老是在她床下玩，她說故事給別人聽的時候，我也都在那。聽完故事，我睡著了，那床上的人也睡著了，但是我知道我娘始終醒著，直到有人醒了，我醒了。那日子就這麼過去了。我娘總愛睜著大大的眼睛，讓人看起來很可怕，她就是那麼醒著的，一直在那床上，在那片竹林之間，從未闔上眼。我娘看得可仔細，我娘她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我娘看盡世間繁華不過一夢，我娘看著人間冷暖，我娘要不是拖著我，早就成仙昇天了。我娘不需要睡覺，我娘睜眼睡覺，我娘就是打從心底怕著，又逞強把我拉拔長大。我娘就那麼躲著，在那片竹林之中，宛若深閨千金大小姐，我娘什麼都不用做，我娘找來的漢子能夠把莊稼事都打理得有條不紊。所以我娘就那麼窩在竹林裡，也不用像隔壁鄰居阿姨們都躲上了樹，那些不會變老的阿姨們，那些怕被人說成是怪物的阿姨，她們從丈夫死前躲到曾孫都娶媳了，她們還在樹上觀望。我娘則在竹林，像是在等，又像是在藏。我娘跟誰玩起了藏匿的遊戲，我並不知情。我知道我娘和那些阿姨們都一樣，她們不會變老，不會消失，不會死去，只是一再害怕，但我娘和那些阿姨又全都不一樣，她會偽裝，她會化妝，她把自己打扮成老婆婆，在她洗去一身濃妝後，我往往才會被她嚇到。而她又是在雨夜裡行走後，如何以一副妝都花了的鬼樣，把村裡的孩子嚇得嚎啕大哭——那就是我娘，她是

我娘。潘佳娘。」

「妳娘並沒有死。」她說完，又按起計算機。「要用多大比例，可以提供竹林真實大小嗎？你要做同樣大小的竹林，還是要做縮小比例？」

「我娘……」男人又回憶起。

她踩了煞車。「你說的是雨夜裡的老母鬼故事。」

「我叫她我娘而不稱為老母。」男人回答。

「你是不是殺了你母親？」她問那男人。

那男人則是眼神一變，從虛無飄渺回到眼前。「我母親還沒死掉，只是她常常都說自己快要死掉，所以我應該會想念她，我會比她早死吧。」

「你說她早已死去多年。」她終於闔上筆記本，起身。

男人拉了她的手。「不要走。我還有第三個真人比例的紙偶要做。」

她撥開男人的手，站了起來，去倒了杯水，然後回到座位上，才緩緩坐下。

男人趕緊說：「那是我遇到我妻的經過，我妻當時在流浪。她一個人老揹著背包，據說都去了很遠的地方。應該不需要她的房間，畢竟她不常在家。我會說我娘死了，也跟我妻有關。我娘說我妻：是徹頭徹尾的男人。我妻說我娘：是老不死的鬼。我娘所以離家出走，但我會去看我娘。我妻則一如往常平白無故就會消失在這塊島嶼，在某個國家，拍一張張我夢寐以求的美好相片。裡頭的妻穿比基尼的模樣和海浪很搭，和沙漠也很般配成一壟壟的山丘，和山川裡的小溪都融成鵝卵石一片，在樹上的時候，那是蛇還是樹枝——我試圖分辨我妻的天生髮色，越來越細緻光滑的肌膚，胸前的人工風景、襪纖合度的骨架……常常私心認為我妻原本就該是這樣，是上天和我妻開了個大玩笑。我妻至今還在為此，跟上天賭氣。我娘則說真正的女人不會跟上天嘔氣，她們只會跟老公小孩發脾氣。我妻則告訴我：等我娘死透的那天，她可能才會考慮和我永久居住。但我現在就快死了，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妻和前妻所生的女兒、我娘、我妻，就是這三個人。不。是三個紙偶。」男人把據說是他這輩子最愛三個人的相片都排在桌上。

「要大一點的房子。最好有竹林。有各國風景。有我女兒和那個也名為阿良的女孩，不，她是我妻，她們最愛的是手工作藝品店。妳能幫我嗎？」男子說完，一臉疲累垂頭喪氣趴在桌上。

接著，是男人的女兒出現。

依序。

潘佳娘又回來了。

還有男人的妻也在潘佳娘再度褪下皮相後顯現在她面前。

然後他們各自說著同樣的預言，關於自身死亡的預言，又不約而同都訂製了三個紙偶和一間可以滿足三個紙偶以及本身需要的大房子。

她都記下了。

但她沒有簽任何合約的意願。

她心裡有數。

直到那雨夜終於停止雨聲的那一刻，她起身，付了兩份餐點的費用後，便推

開門走入深夜裡。

她仍是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女孩，她知道方才自己究竟遇到什麼樣的鬼怪，但她沒打算讓那妖怪難堪，她早把符咒放入口袋，很安靜聽完鬼怪抱怨完之後才走開。

她記起有關於她姨婆的事，她知道自己曾經看見母親和幾個婦人身上都有金色的琉璃珠。她堂姊給她的紙偶身上，並沒有那種東西，她後來自己畫上。或許，一切源於想念，才會讓她在雨夜想起很久以前的床邊故事，那些像咒語的東西。她母親一遍一遍講的時候，來給她母親收驚的人，則是從對巫的想像變成對鬼的懼怕。那些人覺得她的母親越來越像是鬼，從巫墮落在地獄的鬼，明明還沒死去，就已經一身鬼氣，長年失魂失魄地在樹林徘徊，後來是竹林內繞來繞去，像是虎姑婆那種以老奶奶好形象騙人的鬼物，但終究只能嚇唬人而已。她母親的話，彷彿就是那時開始，漸漸不再被人所相信。

## 夜

她一個人走回和堂姊一起居住的公寓，經過信箱時，她拿到了一封完全沒有寄件人訊息且只有收件人地址的信，很薄的紙材，完全沒有氣味，是機械製造，所含成分……她一一檢視後，感覺像是拿到一封廣告信。

妳要賣房子嗎？

她這念頭一閃過，就急得開始搖頭。

遲疑，致使她把那封信放入手提袋，並不打算拆閱。沒有房屋仲介所寄出的那種透明，光靠一點點的月光就能看透裡邊的麵龜紅色、藥丸黃色那種印上沒幾個打字，目的是希望有人願意把房屋託售。如果是補習班的簡介信材質會重一點，亮面照片放得多，全彩印刷增加了磅數重量。以上兩種握在手上的感覺全然不同，她知道自己手提包中的信和以上兩種無關，反而更像是國小中學合作社裡的簡單淡淡插畫風信紙，因為廉價，紙質相對稀疏起纖維，雖是彩色印刷也顯得界在浮水印和墨料用盡的尷尬感。然而紙的模樣對當時的她而言，絕對不是必要的，重點在那字，她寫了又寫，用極少的零錢，在幾餐午餐還是晚餐和同學一起分食一顆合作社裡的便宜肉粽、限量飯團、補習街上的俗擱大碗鐵板麵……她攢下來的錢，花了一部分在那些信紙上，卻從來都沒有寄出——她不知道她母親究竟在哪。

她父親在過去，兩三個月半年一年，感覺每次都是臨時起意，她父親會偶爾帶她去某間日本料理店，固定在那間日本料理店，她父親不止一次跟她說過：「妳母親就在對面的辦公大樓裡某間工作室上班，她是個舞者，經常需要去世界各國巡迴表演。」

她顧著吃東西，她父親也經常只注意碗裡的食物。去那間日本料理店用餐時，他們父女倆是多有默契彼此不說話。除了她父親開口主動聊及她的母親，她不會接話，她不會提問，她不會多說什麼，嗯嗯之外，感覺像是在吞嚥。異於那些她和她父親快樂在某些店裡的用餐時光，她聊自己的曖昧對象，她父親聊自己一生的甘苦談，他們父女倆還一起說她叔公的壞話，有時候也一起破口大罵，那喜歡大權獨攬的她伯父，她倒是在這點上，私心是藉此罵著她的堂姊，她父親恨自己的哥哥，她怨自己的堂姊。幾杯清酒之後，她被男同學載走，她父親被某任女友接走，他們都像是各自在餐廳裡用餐後又獨自離開的落單客人。但在據說是她母親上班工作室對面的日本料理店，他們有共同的話題，他們因為某人被迫坐在那裡……她父親喃喃總說：「妳母親是個很美麗的女人。妳母親是個很有理想的人。妳母親的野心太大。妳母親無心於家庭那種工作。妳母親其實是個好人。妳母親是我遇過最特別的人。妳母親應該是被任何人遇到，都會讓對方感到訝異驚奇，然後無從解釋著迷和無法承受後離開。妳母親需要很好很偉大很英雄，和她一樣特別的男人，妳母親才可能幸福。妳母親，她啊……」

她會為她父親倒酒，她父親總是比她先喝醉。在那間日本料理店內，不知道是不喜歡他們溫清酒的方式，還是菜色問題，她微微啖了幾口菜，連酒也像是用

聞的，只輕輕讓嘴唇去沾取那酒香，她一直清醒在那間日本料理店，直到她父親又喝醉，醉得會起來想把桌子都掀掉的那一種，醉到嚎啕大哭的那一種，她父親甚至會咆哮，指著對面的辦公大樓咒罵，以一連串危及公共安全的言詞……直到原本靜默在自己世界的她都受不了那眼前的吵雜，她只好拿出隨堂測驗紙、信紙、報表紙、傳真紙……剪下一個人偶，她口中唸起的，是屬於母親的咒語（那個她記憶中的母親和父親所記憶中的女子無關），只見那咒語如一陣輕煙緩緩被她父親吸入，猶如鎮定劑的效果，她父親慢慢把身體的大動作都放下，還緩緩微笑，眼睛眯眯，坐了下去就那麼如一隻溫馴的小動物，坐了下去，她伸手去抱，那是隻睡著的小貓，她早一步拿走了她父親的皮夾，她付了錢，揹著不是平常的那個手提包，是另外一只像購物袋的袋子，貓在裡邊，她父親的紙偶也在裡面。她就那麼若無其事走了出去，在夜晚涼風吹送下，她把父親所化成的貓，放回父親所居住的公寓。

在那之後，她會偷偷潛入紙紮屋工作室，把那只購物袋般的袋子放入她辦公桌的最底層，必須要掀開一些枕頭雜七雜八等等的物品之後，拿出一盒外觀全黏著白色紙條上面還畫著看不懂的線條，她掀開蓋子，她把購物袋折好後放入，白色紙條所附著的盒子再度被她放入那抽屜的最底層，她小心翼翼把雜物又重新堆上，然後從她父親辦工桌的最底下抽屜拿出，過往學生時期是書包，現今是她平常用的手提包，她老是摸黑離開紙紮屋工作室，沒有任何人的氣味留下，她左眼微微一瞥，那工作室的角落有她叔公收留的客人，早讓鬼氣瀰漫整個空間。

無法寫信，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母親是誰。起碼，可以判定她父親所說的那個女子，在辦公大樓某舞蹈工作室裡的首席舞者，那個女人，她確信那人絕不是自己的母親——她認得氣味，就像她熟悉各種紙材，沒用過的紙出現，對她而言就像家裡闖進了新客人，有一種異於平常的味道會出現，但時間一久，便會習慣。那首席女舞者對她而言，是充滿刺鼻不舒服且從未適應過的那種突兀，她對那樣的感知並不陌生，就如她父親所存在的紙紮屋工作室——她母親鬆開她手的那時——那整間工作室裡的氣味相對她，都是一波波陌生感衝突起她幼小心靈，尤其是對那位名為她父親的男人，她覺得她印象中母親所述說的那人，也不是她如今身分證上的父親。

「鹽味。海的氣味。像是石頭偷跑了，散落在海邊。」她母親曾這般形容她的父親。

而每日與她一起工作的那位父親，在她心中，如果用她記憶中的母親，那女人的說話方式。「是被切割開的石頭。很久很久。古老的氣味瀰漫。海被隔絕了。」

她直覺她眼前的父親，根本來自於陸地。

她母親所說的父親，卻來自於海。

搖了幾下頭，她深夜讀書的時候，她熬夜趕工作之時，她會回想起自己的母親模樣，望著客人所留下來的照片，客人所要求的，那宛如欲望清單——她心底的母親究竟是一種欲望，還是真實存在。

「塵歸塵，土歸土。」那是她叔公送走某種客人時所說的話。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她堂姊豪邁抓著她一起去血拼時，最常那麼說。

她緊握的是，堂姊給她的那一個紙偶。

她手提包中的老嫗形狀紙偶，則一直看著她，面無表情。

開了門，走入目前只有她一名住戶的公寓，把鑰匙一放，她反覆拿起來透著電燈光線後，幾經思量才決定打開。

「來找我。」

信裡只寫了三個大字。

她搖搖頭，把信擱在客廳裡，便回房沉沉睡去。

每日工作和平常沒什麼兩樣，除了翠鳥人偽裝的父親很怕她，她則很怕她叔公最近收留的某種客人，就在紙紮屋工作室內的最角落，她因此怕得不敢去那邊拿特殊材料，每次都是託工作室內的學徒去拿。

夜裡，她又回到一個人的公寓，感覺堂姊自始至終都不曾存在過。她目前還以為堂姊是去國外遊學，帶著「小貓」一起去了。

她手提包裡的老嫗鬼怪彷彿抖了一下。

煮麵後，她窩在客廳邊看電視邊吃麵。意外把信紙當成廣告紙想要墊麵，信紙卻透出字。「我知道妳的祕密。」

她隨手一扔，那信紙便飄到客廳桌上的最邊緣位置，只要她再次路過，那紙就會掉入桌下，依照她不愛打掃的個性，恐怕再也無天日可見。當然，她也可能因此把那信紙掃落垃圾桶，她每天都會倒垃圾，那信紙便不復存在於她的生活。可她什麼都沒做，她吃著麵，她看電視大笑，她洗澡，她睡覺，一天又過去了。

她也許在那之後拿了剪刀把翠鳥人的翅膀一剪，導致翠鳥人不會飛翔，然後翠鳥人就繼續在工作室內扮演她的父親，一個交不到女朋友的父親，只有這點，翠鳥人才會引人懷疑。

整個工作室後來又接了什麼樣的案件。她剛忙完潘佳娘的案件，總共大概做了三十六件作品，潘家還是不滿意。她請人去處理，對方不僅噴漆，還幫她問道：「地獄最多只有三十六層，已經每一層都有房子了，你們有什麼好不開心。」

叔公接了那七七四十九天，每天送一件作品到不同地點的案子，對方很爽快，一下子就全付清。伯父提議用影印雙面的方式，直接以紙糊上竹籤，完全封住，呈現平面製作的方式，只是圖案盡量繪畫立體。學徒們也感到很慶幸，畢竟那就跟簡單包裝沒什麼兩樣，不需要為了一座立燈在那邊用鑷子黏來黏去，還因為漿糊的緣故，要重做好幾遍。工作室內分配到七七四十九天案件的人，都很快

就可以喝下午茶，還到巷子口排隊黑輪和菜頭湯，訂連鎖店咖啡飲料，輪流開溜去隔壁區百貨公司週年慶刷卡。

她覺得日子沒什麼不一樣，日復一日，她的確把什麼全給忘了。又不知道經過多久，她心血來潮，決定要好好打掃，那一間只有她一人的公寓。

那張信紙於是又飄了出來，上面字寫著：「妳總有一天會死。」

她把公寓打掃得很乾淨，還把空間都重新整理，拿掉「小貓」的位置，把堂姊的房間當儲藏室，她想了想，是不是應該把房子都變成是自己的，然後她微笑，她開了罐飲料，她在只有自己一人的房子裡哼歌。那歡娛的氣氛，有一絲絲的詭譎，一點點騷動，就在她的手提包裡。

她記得那樣的日子過了很久很久，感覺到有什麼樣的東西被壓在一年來的灰塵底下，她也許打開了那信紙，或是被一陣風吹起，那上面的字體。「來找我。」

她可以肯定自己就那麼生活了下去，一年復一年，她父親已經被翠鳥人取代了，翠鳥人習慣吃人的食物勝過於鳥飼料。她叔公越來越常收留看不見的客人，他們工作室內的生意越來越好，學徒離開後，又有新的學徒上門。那是空氣裡的溫度驟然下降的日子，感覺露水那種東西都快結成霜，便是在那樣的某一天，他們發現工作室內忽然多了個小女孩，那女孩一臉慘白，雙唇緊閉，兩隻小手握得很緊，兩隻眼睛直是瞪著他們。

「是人還是鬼？」她伯父嘀咕著。

她走了過去，用紙板剪下了紙偶，然後遞給小女孩。

小女孩怯生生用雙手去接下，然後拿出自己行李中的彩色筆，她坐在大型工作桌旁就開始畫。

她偶爾抽空走過去看，她會覺得那小女孩所畫的紙偶，根本就是她。

剎那間，完全忘記要打卡，她開始瘋狂跑回公寓，連鑰匙轉動的聲響都顫抖得咕咯咕咯，直透過安全梯，傳送到整棟大樓還來回響。

一直在客廳內走動，她彎腰她低頭，她伸手在客廳桌下探來探去，她找尋這些年來堆放在客廳裡的帳單，那一落落紙箱裡——是否夾著廣告紙，她有沒有丟掉，她反覆回想，從未有過眼前這一刻，她那麼一心一意想去重視那張莫名其妙的信紙。

那花色，她腦袋中縈繞無數次的迷宮找尋出口，最後是落在她國中時期曾買過的淡淡綠色樹葉圖樣信紙，她記得自己還保留著，就在童年行李箱的旁邊，在國小紙箱旁的那櫃老舊衣物區內，只要找到國中時期的書包。她雙手發抖尋找，直到拉開黑色塑膠袋窸窣窸窣把那碎裂成片狀塊狀的書包取出，那淡綠色的信紙依然在，只是有點泛黃，接著她拿出了手提包中的多年紙偶，那老嫗形狀的，她試圖想起些什麼——「不是這個咒語，又不是雨天，老母鬼不會出現。」

「是虎姑婆嗎？」她喃喃，心底想到的是那隻可愛名為「小貓」的黑狗。

「番婆鬼？」她心底一沉。「又不是要封印我自己。」

「堂姊就是我，我目前是那工作室內的小女孩？」她咕噥著今日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又是那件七七四十九日的 case？明明不同委託人啊。我記得很清楚。」她雙腳有些無力，把所有她認為所需的物品都拿到了客廳，她用國中時期書包裡的塵封多年原子筆寫在那淡綠色泛黃的信紙。「來找我。」

接著，她把所有東西收走，只留下信紙在客廳。

一個小時之後，她發現她寫下的字都變成。「我知道妳的祕密。」

又一個小時過去，她怔怔發現客廳上的信紙改寫成。「妳總有一天會死。」

她癱軟在沙發椅上，看過去，就如往昔她堂姊所躺臥的姿勢，卻多了更多的畏懼、不安、心神不寧……「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我會是我堂姊？」

「我找我自己的麻煩？」

「然後另一個我又成為把別的我送走的人？」

「這是怎麼回事？」

她喃喃的聲音都像是天鐵所發出來的嗡嗡聲，她開始找尋法器那種物品，卻什麼都沒發現，除了隨處可得的淡水，她有些驚慌於眼前的時空，慌亂低語著：「還是得把堂姊放回來才行。」

那幾乎是一種本能，在她潛意識底，根本無須去記憶或是釐清那口中所念詞語的真正用途或是意義，只要一瞬間，那語言就成為一道水柱落下在她收藏多年的那個老嫗形象紙偶。

有花瓶裂開的聲音。

像是水庫底的壓力增加。

她彷彿又感覺到山洪爆發前，土地深處微微搖晃。

嘩的一聲。

她又回到堂姊消失前的那一夜，她堂姊在洗澡，她在門外。

然而，有什麼不一樣了。

霧那種東西阻擋了，她往堂姊房間那浴室行經路線。

「小貓」也還在房裡盯著她，不過是以老虎的形象，她感覺她原來的計畫都提前了，老虎的記憶沒被刪除，所以無法有其他看不見的客人入住——直覺，那並不是她所豢養的虎，那是隻真正的老虎就守在堂姊房間裡，眼神似乎透露出。「滾開，這是我即將豢養的寵物。」她讀到了那虎的心聲。她忍不住捏把冷汗，究竟是堂姊還是她自己，她有點分不清虎所指何人……但如果她是她堂姊，她也是自己，那虎也許終究就是來馴養她的人。那是她看見霧之後，心智漸漸恢復時所想到的念頭。

原本那霧使她頭痛。

或者是，那把她關在紙紮屋多年的堂姊仍在那浴室裡快樂哼歌。

她剛做了場時空跳躍，又回到幾年前，她堂姊消失前的那一晚。



她覺得自己根本沒有離開過那一天，堂姊也從來沒有消失，她一直前往堂姊所在的位置，然後——沒有以後，因為她從未接近中。

她堂姊洗完澡出來後，她們一如往常沉寂。直到她堂姊自己拎了個包包像是要外出，有點像是要去約會的裝扮，那虎趕緊跟在她堂姊身後，臨出門前，她堂姊轉頭交代了什麼，也可能什麼都沒說，接著那虎和堂姊好似自然消失，她覺得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她的確沒有唸任何咒語，確切一點說來，只要她堂姊在，她根本無法使出她母親殘留在她記憶底的那些古老語言，她會什麼都想不起來，如同一隻被養習慣的家貓，她以為她的世界就只有她堂姊，她的生活都只是在紙紮屋日復一日。

開始了，沒有堂姊監督的日子。一個月後，她幫堂姊繳完公寓管理費水電費，還請人來維修隨時可能掉下來砸死人的老舊鐵窗……卻無端有人爬了上去，從公寓大廈外入侵了公寓，像蜘蛛像壁虎像鱷魚……動作緩慢，像是死了還是睡著，一點一滴，一個動作，一整天，經過多久的日曬雨淋，她才終於感覺有一團黏菌複合體生物一般，那是很古早的生物，就那麼沿著公寓外牆進入了她堂姊的公寓。

她以為是種回返。

然而那人帶來了堂姊的一封信，還有不知道是誰同情他那一副根本無法生存下去模樣而給的一筆極微小數目，她收下了，她還是忍不住懷疑起眼前那男子，那據說是堂姊前男友的人，她還揣測起那男子藉口她堂姊的動機。但就在那如一團軟趴趴沒有形狀的男子進入公寓後，她堂姊竟來了電話。「那是我欠他的，他答應，我給他住滿一年就能抵銷以前所有事情。」

（直覺感到是那男子的自導自演。堂姊真交過那樣一個男朋友嗎？她不斷思索。）

背著男子，她直泛嘀咕：「事情是妳弄出來，要是再出更大的事情，妳得全權負責。」

她覺得自己正在跟自己說話。

但又真像是堂姊還在公寓的那些日子，她穿起她的傭人服裝，她懷疑那些服裝全都被縫進了「僕」字。因此她堂姊很好使喚她，她總是任勞任怨去做她不喜歡做的許許多多事情。

包括，眼前突然出現的男子。

她感覺她堂姊真叫她去服務那男子，像個女將，她必須招待房客，以那樣的心情。

偶爾她會嘮叨。「是轉世，是輪迴，是報應，聽說那像狗一樣的男人。」

她覺得她堂姊聽不見，卻還是感到有些不適。她說完的時候，感覺自己是在說自己——那男人像條狗，總是搖尾乞求大家的同情，還死賴在她堂姊身邊，趕

都趕不走。

一切都是她感應到的，從堂姊的房間，現在是那男子的房間，像水一般沒有型態卻呈現濃稠液體狀，早就污染了，被什麼東西附著太久，沒有一年期限用海水用淡水去更換去洗淨新的住戶。被人**遺忘**太久的容器裡，那男人就似如此，像條狗曾在某個城市吃她堂姊用她堂姊的，直到她堂姊要跟他分手，他還要求了一筆分手費。他說他父親曾住過綠島，他總是要她們跟他說話客氣一點，他一喝酒就裝可憐，他醒來時就想吃飯做愛睡覺，他還拿堂姊的錢，去付給一個按月前來服務他的女孩。

也許，那是一種預兆，就像鄰近城鎮的太子爺說會地震一樣，就在大家作足準備，每天都訓練，誰該在第一時間揹起老人家往外衝，誰該在第一時間將小孩抱出戶外之後——新年過後，三月四日，甲仙附近發生淺層地震，嚇壞了附近的鄰居，很多人都在第一時間跑出來，才又像憶起了什麼，趕緊衝入揹那些年老得蜷縮成一團球狀的百歲小老人們出來，而老人家們都搖手說：「沒事的，都過去了。」

她堂姊消失是種預兆。

還是眼前這位據說是堂姊國中時代的前男友的出現。

她根本不知道有這號人物存在。

那個像狗一樣的男人。

他在和她堂姊分手十多年後，莫名如透明軟趴趴，像痰一般黏附在她堂姊誇張佈置下的贗品豪宅公寓裡，最後還像一坨黏菌很疲倦睡去，除了會呼吸讓人覺得是活的以外，他幾乎像死去般沉睡著，他只進食空氣裡的水分和養分，然後還多長了些肉出來。

（根本和睡美人差很多。）

她也請教過醫生，但醫生都說：「他只是**遺忘**醒來。」

傳聞，黏菌般像痰一樣的生物，那東西就叫太歲。

她不知道為何在這棟新式公寓大樓裡，太歲是如何出現的，沿著地基，穿越鋼筋水泥，從地震之後的裂縫中攀爬而出，活生生就如肺魚那種東西，可以在攪和成一團那牆壁所使用的沙土中邊睡邊成長，直到七年過去，肺魚終於清醒在人去樓空的斷垣殘壁裡，順著水源，肺魚會找到回家的路。

她很想問那男子。「你就是那種東西嗎？你怎麼進來的？誰是始作俑者？誰又放了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男子只是越睡越沉，很放心睡在她堂姊的房裡，沒有被巫婆下咒後的恐懼，他睡得很香甜，不像紙紮屋工作室裡的她父親，那人在此時並未成為翠鳥人，她一直記憶著時間點。但她父親卻驀地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般畏懼著她提防著她，她有時都很想跟她父親說開：「你還不是翠鳥人，我也從未魔法把你變成鳥。」

她知道她父親根本不相信她——那就是她父親帶她去見一個陌生女子，而不肯讓她見親生母親的原因嗎？

她母親消失的原因——也是不信任她？

她母親把她帶入這個奇怪的紙紮屋空間裡，難道也是種試煉？

她堂姊的出現和消失……她於是想起了什麼。

「你是鬼嗎？我確定你不是魔神仔，魔神仔擅長尖叫，你只是在睡覺。」她說完，眼前像太歲般的男子，是以毫無形體般的毛毛蟲蠕動方式，緩緩帶著她前進到山林那種地方——她覺得自己作夢了，是躺在她堂姊的房間，就在那男子的身邊。

她只記得在睡前還問過那男子：「你什麼時候會醒來？」

她一直看著那男子。

那男子依舊像剛睡著一般，反芻了一下剛吃進肚子裡的食物（其實是在捕捉空氣裡的水分和養分）那男子的眼球看上去極為放鬆，除了嘴巴時開時闔，偶爾還會發出打呼聲。

然後，她問他說：「你還欠我房租，你什麼時候要起來繳？」

男子沒有反應，他就像一灘半透明又十分灰白渾濁的黏液，直沾在她堂姊房間改建後的客房裡。那裡終年潮濕，牆壁上甚至開始出現壁癌的現象。

她是那樣睡去，在半夢半醒之間，她感覺到很平靜，好像真接觸到山林裡的落葉，她剛踩踏過濕滑的石頭，她像個孩子直深入那夢境還流連忘返。而在她前面運動前進的太歲狀男子神情也是一臉安然，眉宇間呈現一種泰然自若的表情，終於找到了可以暫時棲身的放鬆。她眼前的那個陌生人就是無故很放心地住下，甚至是鬆懈到像是，好不容易在漫漫人生裡可以無憂無慮地好好睡上一覺般，以補足過去始終沒睡好的每一天——那陌生人欠了很多年的睡眠債，他只是想一次還完。

她自己也好似如此。

很想知道那男子的真正身分。那或許就是她和那男子一起睡在她堂姊房間裡的原因。「你不是虎姑婆，你不會一口把人吃掉。你是另一種妖怪是吧。你是偷偷躲進人身體，然後一口一口慢慢吃掉那人內部的那種妖嗎？這個被你寄宿的身體其實已經死掉，你只是用睡眠在保持新鮮，你打算花多久的時間去吃掉？」

無論她說什麼，男子都沒有反應。他的呼吸很和緩，像是真的睡上了甜甜的一覺，偶爾翻了身又迅速回到原本的姿勢。他就是那些在潮濕地區被稱為太歲的生物，牠們在活動，男子在活動，在每天吸入空氣的養分水分之後，透過流汗和放屁，男子像黏菌般新陳代謝。

她持續問太歲般的男子說：「你究竟是誰，你到這裡又是要做什麼？」

男子還是平緩地呼吸著，像在睡覺，一點人的反應都沒有。

在那樣平凡又安靜無聲的每一天，她偶爾會抽空去圖書館查資料，她想知道太歲到底有沒有聽力。

有什麼也被那男子包裹了。

她發現紙紮屋內的異狀時，她叔公已經被看不見的客人所包覆，如背上馱著人面鬼般，那些青臉如腫瘤的東西，什麼時候吃掉了她叔公的背，她竟然沒有發現，她叔公只是越來越沉默，像是嘗試於寂靜中，等待自己真正死亡的那一天。她無能為力。

她突然想起了有過一個叫做潘佳娘的客人，在他們家的 c a s e 完成那一夜，潘佳娘他們全家都來到她面前，他們跟她說很多故事，其中一個故事就叫做輪迴，他們還說在三十六層地獄和七十二層天堂以外的地方，那四十九的空間裡，就只有毀滅，什麼東西都會在那裡消失，宛如那是宇宙間的超大垃圾處理機，是世間萬物的焚化爐，他們就要去那種地方。

她問過潘佳娘：「為什麼？」

潘佳娘只是一笑。「都是時間的問題，已經太久太久了。」

關於太久的故事……她開始有些印象，她小時候真住過某一個姨婆家，她家在很深的地底下，她家很大，有很多甬道，她姨婆還告訴她：「把麻煩的東西放進那些甬道，無論怎麼放也放不滿。」

收拾點東西，她拿了晚餐到她堂姊房裡去，兩個人點一盞燈比較省錢，她越來越節儉。

那是多麼無聊的舉動，她對太歲男子說：「已經很久沒有人叫過我名字，以前在母親那，認識的人都叫我妹妹；現在，父親這邊都只會叫我喂。除了我堂姊，她是個凡事愛計較的人，你應該比我再熟悉她不過吧，她很小氣，她自以為精明，所以她總是精準地叫我：『妹子，妹子……』我的確是她妹妹。嗨，你知道嗎？我當時很討厭她，現在卻有點想念，你是不是也因為想念我堂姊，所以才會回來找她？」

她邊說邊吃飯，偶爾還聽廣播，她會跟太歲一般的男子介紹現在世界流行的歌曲，偶爾她也會跟他抱怨，這世界某些東西實在是變動得太快，但某些東西卻還沒跟上腳步，就像太歲男子的病一樣，解藥還在茫茫的未來。

然後太歲男子聽了，總會發出呼呼的聲音，她也很高興，她也呼呼回應他。然後太歲男子翻翻身，接著正躺，一切又像他剛躺下睡去一般，她有時候會感到難過有時候又很開心。就像小時候在廟口看布袋戲一樣，明知道結局是什麼了，卻還會為了演布袋戲師傅自己神來之筆多一句口白或是一個動作，而感到興奮不已，雖然結局仍舊一樣，但她總會為了那一點點小小的不一樣感到眼睛為之一亮。最終，她還是只能對那男子說道：「嗨，朋友，仍是不知道你真正的身分。你是石榴鬼嗎？你張開大嘴就會佈滿無數像鯊魚那般的牙齒，讓獵物根本無法逃脫嗎？所以你在忍耐，忍著不去吃掉某人。因此你只好睡覺，就那麼睡去。總有

一天，你就不會是那種可怕的鬼怪，你會是城隍，你是仁民愛物的好人好鬼好神。你所籌畫的，就是為了這些嗎？」

許許多多日子過去了，她習慣在下班後，進入堂姊的房間陪太歲般男子說話。「你是老母鬼嗎？我見過許許多多嚇人的老母鬼，卻沒見過像你這麼愛睡的。」

又一晚，她看著太歲男子說：「朋友，我今天吃自己煮的義大利麵，味道有點鹹。」她一笑，又繼續閒話家常。「你是家親老鬼嗎？你究竟是不是我親戚，還是我堂姊前男友的魂魄，你要躺多少天才會消失？七七四十九天？地上的一天，還是天上的一天？」

又一夜，她喃喃邊摸著男子溫和的臉龐邊說：「是不是要天上的一天，你才會不見，那就是要四十九年嗎？我到時候還會存在嗎？我不想成為番婆鬼，一心想守護山林，還被人誤會。你是那種東西嗎？只剩下一魂一魄，為了保護族人，為了祖先的祕密，你被自己設定住了是嗎？根本無法逃脫自己的程式，一直在山林深處守著，直到時間過了好久好久，機械會故障，程式會有蟲，番婆鬼就是那樣開始吃小孩的心臟。又或者，番婆鬼如果不吃小孩的心臟，她們就無法繼續存在，為了完成使命，她們甘願成為殭屍般生存下去，只為了可能早已失去的理由，或者壓根子她們也不復記憶的任務。」

她偶爾會聽到像是男子回應的聲音。好重的一聲呼吸，就像是休克時，人體發出那種肌肉全都喪失控制能力的聲音，氣體在到處受阻的地方流動，呼嚕嚕的。

她又對太歲男子說：「你是林投姐嗎？還是棺中產子的鬼媽媽？你喜歡吃肉粽嗎？你會半夜起來偷買肉包？你認識竹篙鬼、石頭精、鬼火、貓屍、狗怪……請原諒我，一直跟你說些鬼怪的事，其中人變成鬼怪的故事還是居多。你知道嗎？鬼原來不能護衛人，是人在護衛著鬼。這都是我叔公講的，是我伯父說的，是我父親說他從小聽他查甫祖、查甫太說的。但是他們說完，每每都哭了，好像哪裡說錯了。」

在唏哩乎嚕中，她趴在太歲男子床邊，眼睛直看著，耳朵也豎得像隻探頭等主人回家的忠誠小狗般。「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差錯。請原諒我必須回家，遠遠離開這個養我，卻不是我根源的家，因為我還記得我母親真正的模樣。」

呼嚕嚕的聲音一同和她唱起歌來。「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我真的很想找到。」

她把太歲男子包覆進去了，連同她手提包內的最初那紙偶。於是他們就像俄羅斯娃娃一個套著一個，最裡頭是最初的紙偶，她堂姊包著紙偶，潘佳娘包著她

堂姊，太歲般男子包著潘佳娘，她則駕馭太歲男子在眾人的驅使下，慢慢走到紙紮屋工作室，渾然像是餓得痛苦的老虎大吼一聲後，眼前出現的，卻是早已沒有半個人的紙紮屋。

頃刻間，已經化身老虎形狀的巨大幽靈眾人等全都面面相覷在老虎的皮相內。

「他們提早遺棄了我們。」潘佳娘怔怔說出。

「誰遺棄了我？」她滿臉驚恐問道。

卻再也沒有人開口說話。

獨有一隻老虎漫步在城市裡，一抬頭就看見一隻翠鳥在夜風中猛拍翅膀，卻怎麼也飛不高。

老虎說：「我有印象，自己以前好像也長那樣。」

風聲裡，老虎只能低沉嘆息，和那些不是老虎的聲音，一起咻咻咻，老虎不知道自己該去哪。城市裡則到處都是坑洞，怎麼填也填不滿——老虎與同樣物質的那些東西都會閃開，深怕一跌，又是一次輪迴。

「想找到破殼而出的辦法。」

無法逃脫那**遺忘**，時間那種東西就是有如此強大的法力。某一夜，在經過下水道工程時，老虎終於不慎跌落，直從二十一世紀一路跌回兩三千年前——那時眾人會憶起，鳥是怎麼進入她們的部落，讓她們驚恐，讓她們臣服，最後她們又是如何**遺忘**，只剩下鳥頭狀器像是一艘縮小的船，不知道是要把眾人載出，還是正要載入，那冰河時期後的泥濘一片，有一座島嶼孕育各種動植物正嘗試生存中。

「重生的辦法。」